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24

禮記集說卷第四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鄭氏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裘大温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

孔氏曰自此至而對一節明父母教子及衣裘裳之法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小兒恒習效長者長者不宜示以欺誑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又應給役著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二十則可衣裘裳故內則云二十可以衣裘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爾立必正嚮一

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

黃氏曰正義引喻疑未當曾子將死尚懼牀第之僭敝衣而耕終辭魯邑乃守節知禮之賢人也禮云士無故不殺犬豕豈爲示幼子小信而干先王大禮哉必無斯義稱其以他事無誑則可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無誑所以養其直也李氏曰常視所以養其目毋誑所以養其耳因其固有之善性而正其耳目之官則其爲善也孰禦哉

河南程氏曰自幼子常視毋誑而下皆是教以聖人言動裘裳成人之服也不衣者不能衣也不帛襦袴不帛則是川布也襦今之襖不衣裘裳則常所衣者襦袴而已

東萊呂氏曰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爲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爲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爲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藍田呂氏曰書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則不義非性矣然以不義成性則習有以移之故習不可不慎也古之教子者其始生也擇諸諸詩之慈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保母教之慎如此況可示之誑乎裘裳與冠皆成人之服未成人者服亦有所未備也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向西向或南向北向不使之偏有所向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正方疑君疑君者謂斜嚮之不正方也不傾聽者頭容直

長樂陳氏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幼子常示毋誑之謂也幼而示之以無誑所以正其心成童教之以立必正方掩口而對所以正其容

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模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僞則詐僞篤於其志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則五事之用靡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無誑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比屋可封者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非皆生而知之亦由父兄長者教之使有方也欲其長毋誑欺也則自其幼而常視毋誑矣欲其長而知事長洒埽應對進退之節也則自其幼而使之堪忍勞苦給役便易矣欲其長而視聽之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正方不傾聽矣欲其長而扶持供養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提攜奉手之禮矣欲其長而解事向尊者屏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對長者掩口之禮矣凡此不獨自其幼而教之也父兄長者又以己身而先之焉常示毋誑則先以己之辟咡教之也古之教子弟尤其所當謹者嚴陵方氏曰忠信者禮之本也將使之學禮可不知其本乎示之以誑欺則所見者常誑欺而已始生而蒙氣猶未達庸可消其陰乎方長而稺人猶未成庸可備其禮乎故不衣裘裳必施於童子焉立必正則立不至於跛矣聽不傾則聽不至於淫矣後又言毋側聽何也凡物側然後傾則側未至於傾矣此教童子故責之略後教成人故責之

詳蓋不傾則容或側毋側則不傾可知

永嘉戴氏曰常示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開其情僞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內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內無傾邪之患矣

金華邵氏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若幼少之時不有以教之一旦欲責其盡善於成人之日不亦難哉是以古人於幼子常視毋誑欲其異時不爲欺也不衣裘裳欲其異時知服勞也立必正方則既長當立如齊不傾聽則既長當不聽惡聲矣至於掩口對長者之詔教則異時知敬長而尊上矣幼之所教如此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何患其長而不爲賢人君子爲孝弟忠信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鄭氏曰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負謂置之于背劒謂挾之于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孔氏曰非惟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長大方當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辟傾也不正向之令氣不觸兒亦令見長者所爲而復習之也兒在懷中亦稱負謂兒負之故內則云始負子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爲之以爲後法

黃氏曰上文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皆教幼童能行之時非懷抱之幼也且嬰兒可置於脇下如帶劒者豈能教之對長者禮乎其負劒辟咡詔之疑非負挾

幼童乃是長者之身或負劒者將詔告幼童不便於屈身俯臨而語之辟咡者對避其口氣爲童子之禮則義或通焉

橫渠張氏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藍田呂氏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以長者之意不可以不承也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以氣之逼人人或惡之也古之佩劒者挾之於旁負劒即佩劒也童子之幼者長者或旁挾之如負劒然故謂之負劒也

馬氏曰就而攜之則奉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蓋自幼稚而已知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

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德彌劭者蓋出於此也

廬陵胡氏曰歐陽子阡表云劒汝立於旁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咡

嚴陵方氏曰少儀言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彼言幼者對之之時此言長者詔之之時詔對雖不同其所以爲辟咡之容則一也

唐陸氏曰何云口耳之間曰咡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鄭氏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拱手爲有教使趨退爲其不欲與己並行

孔氏曰自此至唯諾明事師長之禮并自恭謹之法先生師也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

弟子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論語云有酒食
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
德俱高又教道於幼者凡言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言君
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書傳略說云大夫士
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鄉射註云
先生鄉大夫致仕者鄭云老人教學則未必皆致仕者遭
逢也趨疾也道路與師長相逢疾趨而進就之不敢斥問
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聽先生之教若問己以事則辭遜
然後對

藍田呂氏曰先生則他人稱之長者則無嫌於自稱樂正
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曰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乎是也弟子之於師聽教聽役而已故正立拱手以待也
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進退應荅不敢專也

馬氏曰先生者齒長而有德之稱古之冠者見於鄉大夫
鄉先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尊爵貴德之義
也孟子以先生目宋牼而自謂長者蓋長者長於彼而未
必有德先生德齒俱高矣尊者體舒卑者體蹙進退必趨
者卑以自處也

廬陵胡氏曰不越路而與人言一其敬與之言則對前文
云辭遜而對此不者略道路

永嘉戴氏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
分矣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
行也道遇長者而引避雖足以致敬而非所以承命也長
者不與之言而隨行不置亦非所謂承意也進退之際其
難如此可不謹哉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鄭氏曰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不指不呼爲惑人

孔氏曰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子亦然

永嘉戴氏曰從長者而升高非以遠覽也所以承教也違長者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之意失矣況長者欲有所問乎登高而望遠則衆所駭觀自上而瞷下則人所疑忌居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而指畫疾呼其不驚人而惑衆者幾希此固君子之所戒也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而況於登城乎

嚴陵方氏曰不指爲其惑人之見也不呼爲其惑人之聞也言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者衆故也

廬陵胡氏曰不指不呼爲駭衆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鄭氏曰適舍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致時之無聲必揚警內也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戶開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不拒人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孔氏曰自此以下雖從師長兼明爲賓客禮也舍主人家也戶外二屨謂兩人體敵故鄉飲酒賓主皆降脫屨堂下以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戶內故少儀云一人而已若內人語聞於戶外則非私事外人乃可入也雖聞言而入不得舉目恐睹人私禮有鼎扃所以關鼎

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凡常奉扃必兩手向心而奉之視必下而竟不得迴轉廣有瞻視若戶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若戶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後猶有人應入雖已應還闔當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拒後人踐蹋也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踏猶蹋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以就己位若發初從上爲踏席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西爲下也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已位也唯唈也唈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熊氏曰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則知戶內二人不得參之故知戶外二屨當有三人黃氏曰求毋固註義訓固爲舊常者義或迂也俾昧者觀之謂不可求舊常而可求新異哉蓋求毋固者謂凡求物於主人毋固毋必隨其有無則厭義似當

橫渠張氏曰將適舍求毋固固求休息有似厭怠然藍田呂氏曰事先生長者之禮進退不敢必也將適舍將退也將上堂將進也雖將退也先生長者未之許則退無固也雖將進也揚聲而警之不欲掩人之私也戶外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爲三人矣以戶內有三人故乃可入猶以言聞不聞爲入不入之節若戶內有二人則不可入所謂離坐離立無往參焉者也毋踐屨躐席敬其物所以敬其人也摳衣趨隅必愼唯諾不敢爲竇聽役於先生長皆唯所以應也諾所以許也

永嘉戴氏曰嫌疑者禍之階也故禮者所以別嫌疑而免於人道之患將上堂聲不揚而默上則人得以疑乎我將入戶言不聞而遽入則我有以窺乎人此二者禍之階也凡視之道上視者傲將入戶視必下者懼其旁觀側睨窺人之私也君子之孝凡足之所履手之所持身之所倚無非敬也入戶而扃墜則慢心實爲之是亦不敬也入戶之禮不惟下視而亦不敢反顧矣戶之開闔若非急務君子察於人情如此其周也凡升堂者脫屨於堂下惟祭則否凡入戶者脫屨於戶外有尊長在則否就屨取屨納屨遷屨皆有禮法即席之禮由下以序而升賓客之席讀書之席飲食之席徒坐之席亦有禮法不失尺寸過此則爲非禮矣

嚴陵方氏曰視以下爲敬後言凡視上於面則敖豈非

下爲敬乎視近而瞻遠視詳而瞻略雖或瞻或視不可回旋惡其掩人之私也毋踐屨所以貴其人毋踖席所以正其位必愼唯諾者唯之聲遠而質諾之聲緩而文與己有上下之辨者則應之以唯與己有彼此之辨者則應之以諾雖或唯或諾不同皆欲其無僞而已故易稱君子愼言語然此止謂應者之辭所言者客禮而已

吳郡范氏曰將上堂則揚吾聲欬之聲戶外有二屨則聲聞於外而後敢入入戶則不舉目以遠視拱手當心以向戶扃不回環而四顧皆是不欲掩人之私其事雖小最爲曲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瞻四顧爲睢盱覘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爲用而以制心爲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措者弗

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
君子致嚴如此者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山陰陸氏曰奉扃謂應小啓之以兩手奉戶置扃處也
盧陵胡氏曰車上兵闌亦曰扃左氏宣十二年傳曰脫扃
摳衣趨隅兩手提揭裳之前向席一隅而升已之位
長樂陳氏曰閫之所以敬其主於內勿遂所以敬其人於
外敬其主於內禮也敬其人於外義也夫以一閫戶之間
而禮義猶所不廢況其大者乎
新安朱氏曰毋踖席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
己位上即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己位上蓋以前爲上後爲
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
西爲下西自席下之中升而即席與此異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閫右不踐閾

鄭氏曰臣統於君閫門橛閾門限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法門以向堂爲正
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
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閫東踐履也出入不得
踐履門限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馬氏曰由閫右不敢爲賓也不踐閾不敢履高也孔子之
於事君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長樂陳氏曰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爲左右而右常在東自
內以向外則以出爲右而右常在西門以向內爲常由
閫右則由閫東也與客就主人之階同意不踐閾與不蹙
路馬同意天子適其臣由作階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閫右
蓋天子無適而不爲主大夫士無時而不純臣也故賓客
公事自閫西私事自閫東蓋公事則以公禮入私事則以

臣禮入

永嘉戴氏曰君門雖遠有君在焉臣子烏得而不敬出入君門如見其君然鞠躬屏息不敢中立不敢履閾所以習其恭敬卑下之意也推此意也其敢喧譁於殿陛之間乎見君之乘車與君之路馬猶不敢慢也況入君門者乎以此敎天下朝廷之儀猶有不肅者況於君門乎雖然此大夫士自事其君之禮也若適他國爲聘享之禮則不然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鄭氏曰每門讓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爲席猶敷席雖君亦然固辭又讓先入肅進

進客謂道之右就其右左就其左

孔氏曰自此至左足明賓與主人送迎相讓及升堂行坐之法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遜不先入自謙下敬於賓也此云凡與客入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寢門最內門也主人向已應正席今客至內門方請先入敷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謹更宜視之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客已再辭故主人進道客公食大夫禮公揖入賓從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於賓主無不荅也及門而遜入及階而遜登乃主人荅客也主遜而客辭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乃客荅主人也客遜而

主辭也一入門一登階賓主更爲辭遜而不以爲煩此禮之所以養人之深也每門遜於客者門不一也有大門有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門敵者則迎於大門之外士冠士昏聘禮賓射鄉飲皆行於廟主人迎賓于大門外是也敵以下則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是也肅客謂俯手以揖之周官大祝九拜所謂肅拜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寢門在人君則稱路門主人請爲席將以行禮也請起事也於主人之將有爲則曰請辭止事也於客之不敢當則曰辭

永嘉戴氏曰盛哉先王之禮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觀大賓大客之禮周旋揖遜於其間使之起敬起慕何其盛哉送迎之際登降之節

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避不皇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長樂陳氏曰主人於賓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言每門讓而不言每曲揖則揖可知

長樂劉氏曰此經以下雖曲碎之儀然皆賓主之所常蹈一失其義於禮則違三代聖賢莫不由是以成其德行也故委曲記之有足以見古昔禮義之行皆以恭敬揖遜謙謹以爲本焉子男以上相爲賓之禮則如諸公司儀之職皆以車迎車送無主人先入爲席之事此諸侯大夫士相爲賓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然後出迎客不敵則不出客固辭不肯先入

主人肅客而入成十六年乙氏云三肅使者杜云肅手至地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鄭氏曰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就西階復其正

孔氏曰降等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繼屬於主人鄭註大夫於君謂他國大夫也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註云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並奉己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

嚴陵方氏曰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爲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於禮爲亢客若降等則爲殺矣故就主

人之階與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同義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氏曰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蹋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孔氏曰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拾級聚足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涉而升堂故云以上

橫渠張氏曰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此非著心安排而到

藍田呂氏曰拾更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

皆更爲之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上階以相鄉爲敬
盧陵胡氏曰拾級聚足拾掇也拾物必俯言躡等級必俯
視地若拾物然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
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行而張足
曰趨堂上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
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
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
中不翔亦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橫肱爲害旁人不跪
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之
孔氏曰此一節言趨步授受之儀帷幔也薄簾也疾趨而
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各有遠近禮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
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堂上迫
狹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沒階趨進翼如也執玉須謹不論
堂之上下皆不疾趨若張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鄭引聘
禮證賓有執玉於堂下時也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
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受若尊者形短雖卑
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
之矣
藍田呂氏曰凡見尊者以疾行爲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
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紓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
不足以容步執玉之重或虞於失墜也
長樂陳氏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
綏在冠下亦曰武帷薄之外不趨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室

中不翔不可翔也或言趨或言武蓋接武者不趨趨者不接武趨者或布武布武者不趨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有之然則受立授立而坐皆曲道也公食大夫禮賛者坐取黍與以授賓授立不坐也聘禮賈人坐取圭不起而授上介君子不以爲非禮者賤不足與爲禮也嚴陵方氏曰趨足容也翔手容也堂上不趨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矣授立不跪者爲煩尊者之俯也授坐不立者爲煩尊者之仰也少儀言受立授立不坐則不特授尊者而然雖受卑者亦然矣

永嘉戴氏曰進趨之禮君子所以爲容也有徐趨焉有疾趨焉趨焉徐趨者大夫繼武士中武疾趨者欲發而手足毋移雖疾徐不同而皆有翼如之勢焉君子之動也有行有趨有走凡君召二節以趨父母呼走而不趨常事

則行爲禮則趨其不敢輕也若此惟簿之外不趨尊者不在逞顏色之意也堂上不趨懼其迫隘室中不翔之意也堂下則趨矣執玉不趨懼其或墜執圭鞠躬之意也執龜筴則亦不趨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有接武有繼武有中武有布武繼武者足相及舉後足以繼前足也中武者兩跡之間復容一跡接武者行速布武者行緩堂上不趨故接武而行速堂下必趨故布武而行緩一舉足之遲速君子不敢輕焉信乎禮之嚴也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鄭氏曰加帚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攝厥中有帚以袂拘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却行之扱讀曰翕謂收糞時也箕去棄物以鄉

長者則不恭

孔氏曰自此至爲上明爲尊者埽除布席之儀鄭引弟子職管子之書篇名也袂衣袖也退遷也當埽時卻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豈有使人而事者故至於糞除皆有禮使父母得以遠厮僕正由承順長上遂

接物須有文章

藍田呂氏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者也然古之童子未冠爲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入則事親出則事長事親孝也事長弟也孝弟之心雖生於側隱恭敬之端孝弟之行常在於洒埽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

敬甘爲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矣加帚箕上執之以從事也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雖糞除之際不敢忘敬也以箕自向而扱之扱謂箕扱於糞中以糞也讀如尸扱以柤祭羊鉶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柤扱於鉶也註以扱爲吸恐未然

嚴陵方氏曰除物之棄謂之糞帚則用之除而致飾者也以箕自向而扱之者蓋非特塵不及長者亦不欲長者見其所棄之物故也

永嘉戴氏曰洒埽應對進退小子之事也君子於此觀學焉推此意也其敢自處其逸而遺長者以勞自處其安而置長者於不安之地乎

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洒埽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

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麤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鄭氏曰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榦榦衡上低昂請席請衽順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布席無常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孔氏曰所奉席頭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之法當隨尊者所欲眠坐也鄉面也趾足也坐爲陽面亦陽也卧是陰足亦陰也皆從所安也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爲上若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爲上者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藍田呂氏曰席坐席必問何所鄉布卧席必問何所趾唯長者命也南向東向皆坐在陰則上右南向者以西爲右東向者以南爲右也北向西向皆坐在陽則上左北向者以西爲左西向者以南爲左也

廬陵胡氏曰此謂卷席奉之如橋橫取中平而兩頭下

嚴陵方氏曰南鄉則北坐者也北鄉則南坐者也坐南則西在人之左坐北則西在人之右南陽也而陽上左北陰也而陰上右以左右皆在西也故皆以西方爲上東鄉西

鄉以南方爲上其義亦若是而已

金華應氏曰橋橋梁也衡即橫也或曰平也橋橫於水至平也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欹其狀亦然耳古人用席於地禮畢則斂而收之四方異向蓋其堂室之面勢或不同則隨時設張亦不一所以酌地宜也陰陽殊上蓋其方位之旋轉或不同則隨氣斟酌亦不定所以順天道也順其方之所宜君子之行禮何容心哉天理人事常相因而已矣

金華邵氏曰自此至足毋蹶大率有四始奉席次請席三布席四就席奉席則欲順席之理次請席問其欲坐卧之地次布席則平常之席講問之席各有其儀至就席又有就席之儀賓主之間安得不敬乎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丙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乃坐

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鄭氏曰非飲食謂講問之客也丙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爲杖雖來講問主人跪正席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荅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客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

孔氏曰自此至毋蹶明客主之禮儀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食燕饗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嚮布席亦須相對相對者惟講問之客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撫謂以手按止之不聽主人之正席也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禮公三重大夫

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也主人固辭者再辭止客之徹也
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來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
尊卑爲用故雖尊猶自徹也客還履席將坐主人待客坐
乃坐也鄭註丈或爲杖王肅以爲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
或容杖也
藍田呂氏曰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主
敬客則客辭客敬主則主辭賓主之禮所以荅也一辭而
許曰禮辭禮云賓禮辭許是也再辭曰固辭此賓主辭讓
之節也
長樂陳氏曰公食大夫之禮賓卷加席而公不辭大夫相
食之禮賓卷加席而主人辭或辭或否以其敵與不敵故
也
金華應氏曰席間函丈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

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
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爲懽也學校之禮凡侍坐於大司成
者遠近間三席故鄭氏以爲講問之客要亦泛言賓主相
見之儀而講問在其中其下文終之以侍坐於先生之法
者蓋古人相見必以講論請問爲事不徒爲請謁之煩文
曲禮詳於教幼者嚴於事長者故獨致其丁寧而詳言之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
撥足毋踖
鄭氏曰客不先舉者客自外來主人宜問其安否無恙及
所爲來故怍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踖行遽
貌
孔氏曰舉亦問也即就也弟子講問初來就席顏色宜莊
不得變動顏色摳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時以兩手當

裳前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
橫渠張氏曰作慚作也動中禮節即無作也今前却遲疑
不知所措者不知禮者也席以四人爲節必是並坐一行
也
長樂陳氏曰摳衣去齊尺則不如流矣圈豚行不舉足齊
如流則不摳衣矣或以摳衣爲敬或以如流爲敬與無事
則裼有事則襲同意
藍田呂氏曰作者愧赧不安之貌愧赧不安失之野也齊
深衣齊也深衣下齊如權衡衣毋撥者收斂之不使旁有
觸也足毋蹶不忽遽使之躓也三者謂行容也摳衣毋撥
皆裳而言衣者蓋統而言雖裳亦衣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

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鄭氏曰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虛坐盡後謙也
食坐盡前爲汙席執猶守也儳猶暫也非類雜也聽必恭
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稱先王言有依據
孔氏曰自此至不唾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策篇簡也
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越踰也弟子將行若
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勿得踰越也凡坐
各有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謙也玉
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
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玉藻云食
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令必安坐執守

也久坐好異故戒之長者猶先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專
也長者正論甲事必者不得以乙事暫然雜之聽宜恭敬
也語當稱師友而言無得擘人說以爲已語則法也言雖
不當雷同又不得專輒必法於古昔之正所言之事必稱
先王
藍田呂氏曰書策琴瑟之爲物先生之所常御也物猶加
敬人可知也虛坐盡前則若飲食然故盡後以示之坐必
安執爾顏者侍坐於先生不敢懈也儳言者乘人之所未
及而言之也事長者必思所以下之乘其不及而儳言是
欲勝故不爲也正爾容聽必恭敬長者之教而不敢慢也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勦取他人之說以爲己有私也不以
心之然不然志在隨人而雷同之亦私也上焉者雖善無
徵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必則古昔稱先王則求其有徵

而使民信也民未信吾雖自信亦不可行也
長樂陳氏曰物固無情於人而人非有心於物其所以有
心於物而敬慢愛惡之者凡因其人而已故臣之於君至
於路馬則不敢齒路馬之芻則不敢蹙見凡杖則起遭乘
輿則下子婦之於父母舅姑至於衾簟枕凡則不敢褥杖
屨則不敢近弟子之於師至於書策琴瑟則不敢越皆因
其人而敬之故也於物猶然則凡所愛之人可知矣樂
書曰道雖不在書策而學道者必始於書策道雖不在琴
瑟而樂道者必始於琴瑟古之所謂先生者非爲其長於
我也爲其聞道先乎吾而已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不
特見其人而尊敬之非敬書策琴瑟而已所以敬道也
李氏曰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亦必尊而敬之也雖見其載道之書策樂道之琴瑟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儽說近躁雷同近瞽詩曰古之人無斁書曰昔之人罔聞知皆老人之稱也先王典型之所自立也所見故曰則所聞故曰稱此先王之時所以無淫辭詖行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古之人固以老成人急於典刑故先曰則古昔

金華應氏曰虛坐則書策琴瑟設張於前且以待他人之周旋往來故盡後而欲其寬廣焉食坐則俎豆尊爵前列於地且欲便賓主之酬酢授受故盡前而欲其親近焉

永嘉戴氏曰門人稱夫子之德曰恭而安今曰坐必安坐必有用力之辭焉夫子在朝廷在鄉黨躬屏息恂恂而言逞顏色居不容無非自然之德也今曰執爾顏執有持守之義焉此皆初學者所當盡心也

廬陵胡氏曰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請

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是謂勦說唐德宗謂陸贄曰

道聽加質則窮

新安朱氏曰說文云儽互不齊也儽言儽長者之先而言嚴陵方氏曰既曰古又曰昔皆以別於今而言耳言古則不止於昔言昔則未至於古也若所謂太古上古則不止於昔可知若所謂疇昔通昔則未至於古可知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古亦可謂之昔昔亦可謂之古言必則古昔以見前乎今者皆在所則也既曰古昔又曰先王何也古昔者先王之時先王者古昔之人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義正與此合

馬氏曰則古昔稱先王君子無所接而不然獨施於長者何也蓋長者尤所宜敬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蓋則古昔而稱先王所以敬

長者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氏曰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業謂篇卷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請益是也唯諾皆應辭唯恭於諾孔氏曰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故鄭引證之唯吔也父與先生呼召稱諾則似寬緩驕慢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弟子敬師之道問未終而對不敬其所問也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是也益謂所問未明或欲卒學或欲少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故請業請益皆不可不起也弟子之事師猶子事父父召無諾則先生召亦無諾者許而未行也唯而起聞召即往也玉藻云父命呼唯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廣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重道也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汝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長樂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以殊以禮則緩速有所辨故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蓋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其畏敬之篤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所未召也常若有所召則於其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內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爲人臣者君命召在內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鄭氏曰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見同等不爲私敬燭至異晝夜食至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叱狗嫌若風去之唾嫌有穢惡

孔氏曰先生坐一席己坐一席己坐勿得使近尊者之端席有空餘欲得親近備擬先生顧問且擬後人之來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上客謂尊者之上客尊者見之則起侍者宜從之而起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跋本謂把處古者不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火炬易盡則藏所然殘木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有尊客而叱狗則似厭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

藍田呂氏曰所尊敬謂天下達尊有爵有德有齒者也侍坐無餘席欲近尊者以聽教也燭者童子之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所殘之本以示人使客不敢安也狗於尊客前不敢叱者嫌于客也二者皆弟子之職故於侍坐者及之讓食之際不敢唾者嫌若訾主人食亦不敬也

橫渠張氏曰上客則主必起故坐客皆起非上客則主不起坐者亦不敢脩私敬故無二尊也燭至起事之變也始虛坐至設食則起二者皆變於外也下欠伸撰杖屨亦變也故起今有人熟於人事亦能中禮文而誠不足所謂文勝質則史也史者祝史之謂也君子之禮因文以致誠長樂劉氏曰燭至起不敢妨其息也食至起不敢妨其食也上客起不敢專其席也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也

嚴陵方氏曰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欲其近而應對之審也尊者之坐宜不得近以欲對之審雖於所尊亦不嫌近

乃所以敬也同等不起與已無上下之間故也燭至起以木卜夜故也食至起爲盛饌變故也經有曰侍先生侍尊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所尊以道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小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鄭氏曰撰猶持也欠伸撰杖屨君子有倦意也起對謂離席而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復白也言欲須火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

孔氏曰自此至褻裘明卑者事君子之禮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君子執杖在坐脫屨在側倦則自撰持之或瞻視其庭影皆是尊者欲起之漸故得請出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由尊者故也更端別事也

盧陵胡氏曰撰猶數也如撰德自撰之類皆謂數視也升堂則杖屨在側若欲起則撰數其在亡

藍田呂氏曰賢者謂之君子不肖者謂之小人天下之達稱也古之貴者皆賢賤者皆不肖故貴者亦稱君子賤者亦稱小人後世貴者未必賢而猶稱君子者蓋曰居是位者不可以非君子之行也如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學道則易使孟子云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皆以貴賤稱之也此篇多稱先生稱長者稱君子蓋天下有達尊三先生兼德齒而言也長者止謂有齒者君子止謂有爵者也君子示以倦則請出不敢勤君子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其敬也人俟間而有復則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間謂間隙也俟事之有間隙而言之聘禮賓曰俟間亦此意也舊音曰閑閒則閑矣然不若間之爲勝

嚴陵方氏曰間即無事之時也與孟子言連得間矣之間同義復者報於上之謂與周官言諸侯之復同義少間願有復則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焉屏者退而自隱之謂既屏而又待者且防君子之有所召故也

永嘉戴氏曰夫禮少事長求進不求退故必長者有欲退之意而後少者敢求退焉大抵少者不當順適己意而要以求長者之便安也故少者雖勞不憚而長者不可使久坐也

勞也少者雖久立無害而長者亦不可使久坐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敛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鄭氏曰側聽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也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髮也毋免去也褰袪也

孔氏曰此以下亦侍君子之法側聽謂辟聽旁人私言也

嗷謂聲高急應荅宜徐徐而和也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
視不得斜眄怠荒謂放縱不自拘斂跛謂挈舉一足一足
踴地立宜如齊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寢卧也卧當或
側或仰而不可覆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當
著在首不可脫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不得袒露身體雖
炎熱不得褰袪取涼然上諸事條目誡侍者左右屏隱之
人也既屏隱好生上事或私覘清閑或隔簾自恣故宜兼
誡亦可通誡爲人之法也

藍田呂氏曰侍於君子視聽言動無所不在於敬頭容欲
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嗷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
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
如尸故毋箕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髽冠毋免勞毋袒暑毋
褰裳

嚴陵方氏曰毋側聽見前解不傾聽下冠固有時而可免
若居喪之類則冠可免矣勞固有時乎可袒若割牲之類
則勞可袒矣

廣安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
於正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偷曰倨慢
曰輕易此五者人之常患也曰側聽曰淫視此傾邪者也
曰怠荒曰立而跛曰冠而免曰勞而袒曰暑而褰裳此惰
偷者也曰嗷應曰斂髮而髽此輕易者也曰游而倨曰坐
而箕曰寢而伏此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禮之所禁也君
子持身未論其他獨於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而
自克焉斯過半矣世之妄者其言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吾惟道之知其他皆末節也不知此乃古先聖人之所甚
急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有不防焉而五者之病

乘之則有羣居而袒衣者矣有爲下而傲其上者矣有習行如此因以成性而不屈折以趨於善道者矣有敢爲異衆而寖以爲亂者矣有以是區區之間相責望而成爭鬬之禍者矣故夫禮者內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遊行視聽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此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求以弭亂之道也

永嘉戴氏曰甚矣人情之不美也安於四肢之怠惰不樂於衣冠之拘束起居坐立惟其便安而已矣然而人之常情終日袒裼箕踞而肢體頹惰若不勝其勞終日衣冠佩玉其始雖勞而終也身體安舒夫然後知禮者筋骸之束所以安乎人情而便乎其身也惰其四肢則怠荒矣逸遊宴樂則倨矣立不正方則跛矣原壤夷俟聖人罪之而況於箕乎夫子寢猶不尸而況於伏乎斂髮毋髽冠毋免

囚首被髮者無有也勞毋袒暑毋褰裳則袒裼裸裎者無有也以此教天下其有傲慢放逸之禍乎嗟乎不觀鄉黨之躬行無以知曲禮之非虛言不觀西晉之致亂無以知先王之禮有益於人國也

長樂陳氏曰立毋跛而魯之有司跛倚者禮之所棄坐毋箕而原壤夷俟孔子之所非古之養老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喪禮以袒踊爲孝喪服以袒免爲制士虞則鉤袒取黍稷大射則袒決遂執弓然則袒豈先王之所不爲以爲無故而袒則非禮也蓋先王以人不知服飾之爲禮也爲之冠以旌其首爲之屨以重其足爲之衣以充其身束則有帶佩則有玉深衣毋見膚絺紿必有表凡惡其無文而已

山陰陸氏曰遊毋倨雖遊且如此其他可知也

廬陵胡氏曰毋淫視視流坐毋箕肩佗箕踞而坐
馬氏曰此言燕遊之際猶不忘敬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屨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鄭氏曰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就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爲還
孔氏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解脫也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解屨是解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於階下若侍者獨暫退則先往階側跪舉取之屏退也退不當階也若少者退爲長者所送則階側取屨稍移之面向長者而著之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俯身內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
新安朱氏曰註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不敢背耳
長樂陳氏曰禮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等爵與夫尸謖餕食之節皆不脫屨而尸坐亦不脫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脫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於堂在室則屨不入戶排闥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屏於側取屨必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脫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

之脫納皆有儀矣屨之爲物有以不脫爲敬有以脫爲敬
鄉飲鄉射禮未畢不脫屨祭祀尸未謖不脫屨此以不脫
爲敬也及升堂燕私則脫焉此以脫爲敬也昔褚師聲子
韇而登席其君戰手而怒之此知脫屨而不知跣也後世
人臣脫屨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脫屨也禮書
藍田呂氏曰屨云解者屨有繫也就屨既退復著屨也
綦繫於緼言有繫也就屨不敢當階側就階邊自卑異意俯而納
廬陵胡氏曰解屨屏於側則不特不當階而已若長
屨俯首向長者而納足於屨
嚴陵方氏曰出而就屨屏之於側而已納之時又俯焉
者送出則跪而遷屨不特屏之於側而已納之時又俯焉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鄭氏曰爲干人私也離兩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與爲友爲一節明不干人私并遠嫌之
法若見彼或二人併坐或併立恐密有所論己不得輒往
參預二人併立當己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
嚴陵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
人而我一人往焉則成爲三矣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
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
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弗與同器而食
鄭氏曰皆爲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
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
庶母賤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
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

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與爲友總明遠嫌之法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外言內言謂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紝各有限域不得濫預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紟纓是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紟纓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大故謂喪病之屬也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唯有喪病等

乃可入其門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男子則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鄭註喪服云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女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別席鄭引公羊傳見莊元年證女子有別宮也熊氏云鄭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然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婦人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別於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受則女受以篚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別於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別於出入者至矣外内不共井不共温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楎枷不同巾櫛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所以別於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宮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于其内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別於宗族婚姻者至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爲友所以厚別於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

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當然

長樂劉氏曰家人内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必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爲情邪之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況於男女未有室家者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閨内之别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嚴陵方氏曰嫂叔不通問若問疾之類蓋生死相通之不問其疾則男女非不通問也特不施於嫂叔姑姊妹問死不相爲服皆所以推而遠之而已坊記言婦人疾問

女子子之名蓋據制禮於家者稱之耳非據循禮於家者稱之也謂之姑非爲姪行稱之亦爲姑之兄弟言之而已若姪行則卑而無嫌矣謂之女子子非爲父行稱之亦爲女子子兄弟言之而已若父行則尊而無嫌矣故下文止言兄弟者爲是故也若是則第曰姊妹足矣而又言姑與女子子何哉蓋姑則尊行也女子子則卑行也姊妹則同行也制禮者以爲出嫁而反者其類雖多要爲之不過是三等而已故必舉是以爲言焉

永嘉戴氏曰嫂叔不通問比於不授受則尤嚴矣死喪之威嫂叔不相爲服如路人然曾同室之不如其推而遠之若此其嚴哉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禮也外言入梱則謀及婦人死之招也內言出梱則婦言是用亂之階也

長樂陳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故七年男

不同席不共食則長可知矣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則閨門可知矣然同藏唯七十可也親授唯喪祭可也通問唯援溺可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內外之辨也然內言不出而有所謂出外言不入而有所謂入周官內小臣達王后之好事于四方則內言出於梱矣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則外言入於梱矣蓋先王制禮爲嫌疑無別而已嫌疑有以別雖內言之出外言之入可也

廬陵胡氏曰繫纓有固束之義此及喪服皆云女子子重云子者衍文也鄭云重言子者別於男子也只云女子已別於男子矣安用更言子乎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

有見焉弗與爲友

鄭氏曰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男女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有禮乃相纏固故必受幣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日月以告君也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齊戒以告鬼神也爲酒食會賓客厚重慎也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寡婦之子弗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

孔氏曰昏有六禮二曰問名乃相知名也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婦來則書取婦之年月日時以告國君齊戒謂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並自齊潔但在己寢不在廟也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鄭謂妾賤或非媵者諸侯取二國之女則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媵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但卜得吉者取之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其來往則於寡婦有嫌也

藍田呂氏曰父子不同席者此承上文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言也父子之間雖男子猶不同席況女子子已嫁而反者乎故因而言之

馬氏曰坐則異席居不同宮者著父子之位也禮者以爲民坊也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致敬也遠嫌致敬則安有桑中之奔溱洧之亂乎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爲飲食以命之所以

備禮而厚其別也

金華邵氏曰上言兄弟不同席而坐所以遠嫌此言父子不同席所以嚴分言雖同而意則異也夫婦之合在謹其始始之不謹則其合易離有行媒而後知名受幣而後交親庶乎行之以禮矣然必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齊戒告鬼神以示不敢專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後男女之別厚取妻不取同姓買妾必卜其姓又所以重宗也人之同姓其始皆一宗耳其後譜系派別支族分散遂以爲非親苟自其宗而推之安知其不與吾爲姊妹也與吾爲姪娣也豈不害教乎

嚴陵方氏曰內言不出而女正位乎內外言不入而男正位乎外一家之內禮且然也則一家之外男女之名豈得相知乎先王於是立媒氏焉以其通內外故謂之行媒行者往來有所通之謂也非是而相知名則爲褻矣非受不交不親者周官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於外則以之行禮於內則以之將意行禮於外所以交之也將意於內所以親之也鄉黨在私而同國者也僚友在公而同官者也爲酒食以召之且以見婚姻之道合乎公私之議也昭公之取於吳是失取妻之禮矣晉侯之有四姬是失買妾之禮矣陳司敗鄭子產所以譏之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君其道至簡而要故夫百執事之事小事則從其長而諸侯之士有不命於大君者則是天下之事人君固有不與知者也今也一國之中匹夫匹婦嫁娶之事必以告君者此古人之所致謹而其義有異於後世者也關雎之化后妃之本人君之所當謹固也若夫召南之詩專言男女之事行露之詩則言男女之貞潔野有

死麕之詩則言強暴者不得爲非而其所以爲極治者專在於男女之不相侵犯讀詩至此然後知三代盛時所以化天下者不惟道化之力亦其法制之委曲詳備有以至此也古之人君其事若至微而君必與知之者不一也生齒之數君與知之獄訟之數君與知之窮民之訴君與知之鰥寡孤獨之養君與知之小民奇衺君與知之國子之率教不率教君與知之若此之類止於匹夫匹婦之事而君必與知之者皆所當致謹焉而嫁取之事亦其一也古之事有決之於鬼神而不得者決之於鬼神古人尊敬鬼神而信卜筮後之人矯誣鬼神而卜筮不可信卜筮之不可信起於人之矯誣又起於不信者之要盟傳曰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古未有誣神而背盟者也背盟之說蓋起於此買妾不可以取同姓惟卜之吉則取之此人事所不能決而決之於鬼神也且古人之事決之於鬼神而與後世異焉者亦不一也周禮司盟之書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古之所以求民情者至悉也然有所不能盡則不求之於聰明智術之中而屬之於鬼神蓋有如此者也司盟之傳曰使人盟訊者所以省獄訟也古之決於鬼神者所以存天下畏忌之心而又有省獄訟之利焉買妾而卜亦其類也

永嘉戴氏曰春秋傳以爲昏禮有四曰納采問名納徵請期禮記昏義又有納吉一禮在問名後蓋男女未相知名因媒者納采而後問名既問名而後女始受幣故曰納徵既納徵而後請期而後親迎共牢合巹始親之也禮以納幣迎女爲重故得書於春秋非有媒妁之言幣帛之交則終身以爲妾不特此也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質諸鄉黨親戚上下幽明戚與聞之焉可誣也禮莫重

於有別無別則禽獸是也知之者衆則其別厚矣不觀周
召之詩無以知周之所以治不觀氓與桑中之詩無以知
衛之所以亂故昏姻者治亂之本也可不謹哉可不畏哉
長樂劉氏曰夏商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爲公侯而使姬
姓子孫與之爲昏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饗天下之祿也
乃立不取同姓之禮焉寡婦之子非有奇才卓行見於鄉
里則不與之爲友非徒辟嫌亦以勵孤子之德慧術智禮
豈徒然哉

長樂陳氏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
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于孫之旁出族則氏之
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
厥姓別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

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
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愷出於
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
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
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
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
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
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粲
然衆矣秦興滅學矣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世昭穆失其
本宗及漢司馬遷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
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
唐李素有內譜柳沖有姓系録而路敬韋述之徒傳述不
一推敘昭穆使不相亂昏姻得之而有別親疎得之而有

屬則姓氏之學其可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禮書

劉良公

虞氏曰古者男女多不辨姓蓋古者有姓有氏有族以大槩而言魯姬姓也威公之族爲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仲孫之族爲孟氏南宮氏子服氏叔孫之族爲叔仲氏季孫之族爲公父氏公鉏氏宋子姓也戴公之族爲華氏樂氏皇氏莊公之族爲司城氏威公之族爲魚氏蕩氏向氏鱗氏蓋自五宗之法行惟長子嫡孫族世世不遷若支子庶孫繼高祖之旁統者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爲族氏故五世之後氏別於下則姓紊於上昏姻之交或知有氏而不知有姓矣是以商無譜系六世而昏姻遂通昔司馬遷作史記以唐堯虞舜皆黃帝子孫說者尚譏史遷之謬以爲堯妻舜二女是以姑配姪自今觀之豈足爲史遷之

之謬蓋自商以前禮制質譜系不明至於周人然後奠繫世辨昭穆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而論也雖然今之秦梁徐葛江黃同出於嬴姓今之莒鄭蘇顧董溫同出於己姓若是之類不可槩舉故隋王通作中說以爲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蓋亦氏變爲姓故耳但其源流已遠不可改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江陵項氏曰古者姓與氏爲二後世姓與氏爲一姓者諸眷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皆不可無也如嫣姓之生衆矣凡居嫣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姓也而於諸嫣之中有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嫣汭嬪于虞言嫣以著姓明自祁適嫣所以正昏姻之禮也言虞以別氏明所歸

之族所以詳室家之辨也古人於此謹矣後世直以氏爲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疏遠近更無分別則與古之用姓異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某氏見姓之與氏自是爲一不可復知也昔者聖人之立姓專以爲昏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別之是則有姓之初便有昏姻不通之法大傳謂至周始繫之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姓氏之法起於黃帝故凡天下之姓皆自以黃帝爲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黃帝始耳至漢此法猶有存者夏侯嬰爲滕令子孫遂爲滕氏又有與孫公主爲昏者遂爲孫氏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爲車氏史記諸臣傳稱滕公萬石君太倉公魏其武安皆不著姓此即古人以官爲氏之意蓋用此以自別於同姓之諸侯然自是遂忘其本姓則史職不脩之過也古者太史氏掌奠繫世辨昭穆凡立氏者必告于

太史氏春秋之末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此其驗也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而欲田里之氓自記其世繫難矣此其故皆起於封建世祿井田之法壞諸侯卿大夫之後降爲皁隸士庶人之族散而之四方故宗法不可得而立史職不可得而紀以至於大廢而盡亡矣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賀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

孔氏曰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爲賀故其辭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

聞子呼取妻者爲子也不賀故云聞子有客也使某羞者
某是使者名也使某將此酒食與子進賓客也
藍田呂氏曰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賀者以物遺
人而有所慶也昏禮嘉禮也然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之
所不得已故不用樂即不賀然爲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共具之費以待
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所以問遺者
猶以慶賀名之君子雖不曰賀而問遺猶行故作記者因
俗之名稱賀也
長樂陳氏曰賀之者賀其有客也非賀昏也使人羞之而
已非親往也
廬陵胡氏曰羞進也謂進物於取妻者春秋傳可羞於王
公是也鄭謂進於客誤矣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
再至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不以
貨財爲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是也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
潢汙行潦可薦於鬼神蘋蘩兎首不以微薄廢禮此不以
貨財考也五十杖於家至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又
有法之所不得爲者有疾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
土地之所不有者君子亦不責也王子爲其母請數月之
喪雖加一日愈於已也季子儲子皆以幣交他日孟子見
季子而不見儲子以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故也

如季子王子者法之所不得爲者也喪禮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此有疾而不能行者也男女不授受嫂溺則援之以手君子正其衣冠同室有鬬則被髮纓冠而救之此臨難而不得已也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居川者不以鹿豕爲禮此土地之所不有也凡此皆禮之變也行禮而知變所謂非禮禮之禮也

長樂陳氏曰禮非貨財不足以爲文非筋力不足以爲儀貧者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不足而責之以爲禮則不恕矣古者凶荒則殺禮況貧者乎聘射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況老者乎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

言猶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

孔氏曰此一節明與子造名字之法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他國即得爲名衛侯晉晉侯周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以爲名者殷質不諱故也然案春秋傳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上幽隱之處疾病爲名春秋晉成公名黑臀又有楚公子黑肱邾黑肱是矣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杜註云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饋魚因名鯉取於父爲類若魯莊公與桓公同日生名曰同也案傳文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

文略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杜註云司徒改爲中軍司空改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案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生子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名者識之以是物苟別而也殷人以前質不諱名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名子者必有所辟以其終將諱也國若晉宋之屬天子之所封也日月若甲子之屬天下之達稱也隱疾者人之所難言也山川者國之望也名之必可言也所難言者不可傳於人故不以隱疾也名之必將諱之諱之必將改之改天子之所封則不敬上故不以國改天下之達稱則不同乎俗故不以日月改國之望則不敬是神故不以山川春秋之時名字之禮廢犯此四禁而莫之恤也

長樂陳氏曰名子之禮世子適子則名之於君庶子衆子則名之於有司大夫士庶之子皆名之於父其名之之禮雖殊而名之之戒則一古人之於命物也猶曰名之必可言況名子乎二名猶不可以偏諱況大物乎魏王昶之名子也皆以玄默沖虛爲稱欲使顧名思義而已

李氏曰魯甲繻言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器幣不以官不以牲蓋諸侯有百官有祭祀有器幣有牲庶人名之則可也

王氏子墨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名所以示之教也以國非所以教謙也以日月非所以教敬也以隱疾非所以教

之進乎德也以山川非所以教之求諸已也命名而必示之教申繻所謂以德命爲義者也雖古人之名其子或有所因不盡若是而曲禮之意蓋主乎以德命也又況以諱事神周道也名終而將諱之得不擇夫可諱者以名之乎子生三月而父名之既有以教其終身而又慮其子若孫之難避也不亦太蚤計乎非蚤計也君子之所以示其子孫無非爲久遠之慮也於名而慮其遠如是則將無所不慮乎遠也以爲鬼神而諱之多且百年少亦數十載之後矣而其諱之難易基於一日命名之初是以君子之於子孫無非於其始而謹之也於名而謹其始如是則將無所不謹其始也是曲禮之意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鄭氏曰男女各自爲伯季也冠是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君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女子以許嫁爲成人

孔氏曰此一節明男女冠笄名字之法案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自爲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

賈氏曰名是受於父母爲質字者受於賓爲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是敬其名也（儀禮疏）

長樂陳氏曰家無二長故父前無伯仲之稱國無二上故君前無爵位之稱記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字則大夫於大夫没矣而名之可知也士於没者稱謚若

字則於生者名之又可知也大夫没矣爲可諱而大夫猶名之大夫於士爲尊矣而士於生者猶名之則君前無適而不名也

王氏子墨曰長者伯仲叔季之序也男子伯仲叔季之序達於四方女子之長少則不出閨閫而已其各爲長宜也冠成人之服也自成童至於成人矣其可不敬其名乎於是從而字之亦宜也夫成人則人以字稱我矣則人之名非我所當名也又況有長幼之序貴賤之別其可名之哉而有時乎名之者君父之前尊有所伸則私有所屈也一家之尊無以加於父也父之前無長幼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天下之尊無以加於君也君之前無貴賤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所貴也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閨門之內亦當敬其名不言許嫁之年不可以預定也聖人之制禮未嘗不謹其微也男女之別居有堂室之分衣有褅枷之異所以爲內外之辨亦至矣而必異其長以明其無所不當別異也聖人之慮蓋微也冠禮醮而三加猶懼其幼志之未棄名字之間若未容遽示以所敬也而必敬其名者以爲少長之禮於是乎分也字之以別少長聖人之慮蓋微也晨昏之禮行於家朝覲之禮行於國登降拜俯趨進應對之節截乎其嚴矣父子家庭之間君臣燕間之際或不名其兄弟同列之名若未害也而聖人之意以爲君父之前而不名其兄弟同列則於臣子之敬有所未足也聖人之慮蓋微也男女雖異而伯仲之序可以同者必吾同氣之兄弟也以吾同氣之兄弟而猶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別可不致其嚴哉冠而見字所以責成人之禮備也夫人且將敬我矣我可不思所以自敬乎可不懼

不足以得人之敬乎侍父侍君語之及乎他人者猶必謹而名之而畏乎語之誤也則兢兢慄慄之念豈容不加乎起敬起孝之誠豈容不至乎然則聖人之謹其微所以愛天下後世者深矣

藍田呂氏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以抗之故無長幼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敢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所尊貴也

嚴陵方氏曰字緣名生固以敬其名經言廟中不諱與父前子名同意又言君所無私諱與君前臣名同意

盧陵胡氏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宣十五年申犀謂楚王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書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前亦然成三年

荀瑩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

馬氏曰女子許嫁則十五而笄未嫁則二十而笄笄而字之猶男子之冠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鄭氏曰左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以其近也外內殺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殺在俎胾與膾炙葱渫皆在豆酒漿處羹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

孔氏曰自此至齕之雜明飲食之法今自此至虛口明鄉大夫士與客燕食之禮熟肉帶骨而纔曰殺純肉切之曰

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居右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故此膾炙醯醬知在殽胾之外內也醯字徐作醢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醢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醢在左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鄭註云以醢和醬又周禮醢人共齊菹醢物則醢醬共爲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醢字則是一物醢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註葱渫云處醢醬之左則醢醬一物爲勝地道尊右葱渫既處末則末在左上文繼醢醬之下故知在醢醬之左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葱渫故鄭知葱渫爲殊加也鄭知殽在俎者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昏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是殽在俎又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豕胾芥醬魚膾故知胾炙皆在豆葱渫亦菹類故知在豆也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大夫禮云設酒于豆東是酒在左也又云賓三飯設漿飲于稻西所謂左酒右漿也以脯脩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註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殷脩今明置設脯脩與客之法故云以脯脩置左朐以中屈處置左也右末以末邊際置右也右手取末祭擘食之便脯脩則處酒左

藍田呂氏曰據此章所陳饌與辭遜之節雖與公食大夫禮少有不同其大略無甚異恐此即大夫士與賓客禮食之節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俎在左庶羞之豆在右俎實皆殽殽骨體也羞豆有胾有炙設于稻南簋西則處外矣食大夫禮庶羞之豆有胾有炙設于稻南簋西則處外矣

公設醢醬于席前則處內矣此其所同也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于俎西設鉶四于豆西俎豆南則鉶簋同列矣簋實食也鉶實羹也無左右之別也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設于豆東漿飲設于稻西稻東則左稻西則右是左酒右漿不俱在右又無葱渫脯脩之品此其所異也鄉飲酒之禮以飲爲主故先酌酒以行獻酢食禮以食爲主故卒食設酒以酳之不獻也左右內外之設皆便乎食因以寓陰陽之義也左氏傳粢食不鑿玉藻云稷食菜羹皆飯也醯醬食之主也公食大夫禮賓將食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卒食賓取梁與醬興以降貴食之主也膾炙庶羞也庶羞非正食加饌而已爲主者在內加者在外此所以分內外也葱渫亦加品與膾炙同物故處末末與外皆陽也酒漿與羹同物故處右右陰也若兩有酒漿則左酒

右漿酒陽漿陰也脯脩皆有朐

嚴陵方氏曰食以六穀爲主穀地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爲主牲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

馬氏曰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平其心然則君子之於飲食豈徒充口腹之欲哉醯醬葱渫之類所以和五味之不及養氣而平心也孔子不撤薑食不得其醬不食亦是意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
祭食祭所先進殽之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辭
殽主人未辭客不虛口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延道也
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
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殽徧祭謂哉炙膾
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延
客先食哉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辭於肩食肩則飽客不
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酳以上其酳不待主人
飽主人不先飽也
孔氏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爲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捉
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

飯爲食主故特執之客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坐食也延客祭者君子得食則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也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種種而次祭之序次序徧匝祭之也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黍案公食大夫禮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哉蓋以哉爲加客三飧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飧竟不云延客食哉與此異也食哉竟後乃始辭殽辭匝也主人道客令食至飽故食殽得匝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胥次食骼後食肩故鄭云辭於肩則飽也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以潔清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殽已匝不得輒酳蓋主

常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之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得用酳但以漿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酳也

藍田呂氏曰降等謂大夫於卿士於大夫也但執食興辭而不下堂大夫於君其辭也必下堂君辭而後升公食大夫禮賓左擁簋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坐奠于階西對坐取之升反奠于其所是也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聞所以敬乎神明者未嘗斯須忘也神無方不在則未嘗有所閒也故飲食必祭所以祭者莫適祭也祭其神也莫適祭則吾之敬心無時而不存也延客祭者客卑於主人客不敢先必延之而後祭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以祭是也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則後祭之亦所以敬主人也殽謂骨體如特牲少牢尸飯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是謂徧祭既

食哉則徧食之所謂辭穀也徧食如尸嚌之是也先儒以此穀爲膾炙膾炙禮謂之庶羞非穀也所謂徧祭者謂徧舉骨體而祭也哉加豆也客既三飯主人延客食加所以盡其勤也主人未辭客不虛口亦謂降等之客必俟主人徧食穀哉乃敢卒食而酳蓋有所待也

臨川王氏曰主人延客祭先王制禮無非教也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其祭之謂乎

長樂陳氏曰古者於饗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嘗司嘗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況飲食之間哉

馬氏曰飲食唯魚腊醬湆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則餘穀莫不徧祭也飲禮三爵而退食禮三飯而止者不盡人之歡非專爲飲食之義也故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辭穀蓋主人之加禮則義不可辭也

廬陵胡氏曰祭食祭所先進食飯也黍稷稻粱之屬所先進者則祭之後者不祭若穀之序則徧祭徧皆也公食之禮雖設酒爲優賓不得用酳故鄭註彼云但以漿漱口而已則此虛口安知其酳耶愚謂若主人食穀未徧客不虛口耳非酳也

王氏曰穀之序徧祭之則自穀之外蓋有不祭者如魚腊醬湆非食之盛可以無祭也此據卑客故一聽命於主人食至則必興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哉則不敢先嘗穀之徧不敢先飽若敵客則不然矣雖然禮無惡乎過厚賓主既設其勢必有所先以敵者而施是禮焉其誰曰不可而況賓主燕食之間恩意相接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而主

人之厚於客惟恐有所不足也雍容揖遜愛敬有餘較之公食大夫之禮尊卑不至截然蓋得禮之中者也孰得而少之哉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鄭氏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不拜以其禮於己不隆

孔氏曰向是自爲客法此明侍從尊長爲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己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己則拜謝之而後食也

橫渠張氏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己則拜而食若不親饋則禮非爲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貳不辭同義

藍田呂氏曰凡稱侍者少賤之於長者毋敢視賓客也若執弟子職而侍之侍飲侍食侍坐皆然以賓主之義不全故無執食興辭之節也若長者加禮略申賓主之敬而親饋之則拜之而已若不親饋則主人之敬不足亦不必拜也

王氏曰禮於施報之義貴適中而已主人親饋而客不拜以荅之固無是理主人不親饋而客或拜焉是爲佞者也是愧主人而使之不自安也既以失己又以失人知禮者爲之乎故聖人謹之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噬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無嘬炙

鄭氏曰不飽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不澤手謂汗手不

潔也澤謂捼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爲擇放飯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流歠大歠嫌欲疾也咤嫌薄之齧爲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也投骨爲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爲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噬爲不嚙菜絮爲詳於味絮猶調也刺爲其弄口也口容止歠醢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爲其淡故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噉炙爲其貪食甚也噉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孔氏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輒厭飫爲飽也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始捼莎手乃食恐爲人所穢也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手就器中取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於簋無簋棄於會會謂簋蓋也流歠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齧骨一則有聲二則嫌食無肉三則以齧骨可憎也魚肉與人同器已齧殘不可反還器中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置於肵俎固獲謂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飯黍當用匕故少牢廩人溉匕註云匕所以匕黍稷也羹有菜當挾嚌若含而歠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且傷廉也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惡也口容欲靜止不得刺夷之爲不敬醢肉醬也醬宜鹹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謝之云以家不能享煮故味不調適也窶無禮也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謝之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濡濕也軟則可以齒決乾肉腊屬也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嚌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之曰噉

橫渠張氏曰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毋固獲謂飲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

藍田呂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也共飯者止飯而已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己厚人而薄己則不爭矣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澤人將惡之而難言也食言放羹言流皆貪肆飲食而無容也

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決之失小而流放之過大也毋咤食當食叱咤惡無容也毋投與狗骨惡以人食而食獸也毋固獲惡必得也毋揚飯惡欲速也毋飯黍以著惡用非所宜也毋刺齒間之餘也毋絮羹絮讀如漂絮之絮玩之而不食必調飪失其節故主人辭不能享也醢之味厚非可歠而歠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羹

廣安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在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罷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故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為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古之制禮者禮與食相懸而為重輕故曰禮與食孰重孟子曰禮重惟其有禮而食也則有肉乾人饑而不食惟其無禮而食也則有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矣惟其肉乾人饑而不食而後其人可使饑餓而不可使之犯非禮可使蹈患難而不可使之犯非義若此者治與安之所從生也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凡可以得食者無不為而凡可以取利者無不敢也亂與亡之所從出也去亂而即治去亡而即安則夫禮之施

於飲食之際者其可後乎

馬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興辭不聽親徹

孔氏曰卒食食已也食坐南向侯客食竟起從坐前北面當己坐而跪自徹己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故也荅主人初所親饋者也齊醬葅通名耳此是畢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

藍田呂氏曰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與客降等執食興辭之義同敵者則不親徹也凡此容止之節疑若繁縟而難行然大人成德動容周旋中禮則於斯也不待學而自中若夫學者將學於禮必先從事於節文之間安於是而不憚煩則其德爲庶幾矣茲禮文之所以不可簡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少者不敢先尊者飲盡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

孔氏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之長者賜酒進至侍飲者前則起而拜受於尊所尊所謂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諸侯燕禮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戶之間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此當是燕禮燕禮無此語文不具耳近尊鄉長者故往於尊所向長者而拜長者辭少者之起故少者復反還其席而飲賜酒也舉猶飲也須俟長者盡爵而後少者乃得飲也然士相見及玉

藻皆云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二文皆先君卒爵者謂私燕之禮此據燕飲正禮故不同也

臨川王氏曰拜受于尊所此是初進酒時一拜受耳不然則已煩矣

藍田呂氏曰侍飲之禮與侍食同因燕閒而飲食非賓主之正禮也古之飲酒貴賤少長無不及也鄉飲酒之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子公有司私臣無不與獻其獻也皆主人親酌授之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所以有拜受于尊所之節也惟燕禮以宰夫爲獻主故君不親酌也長者舉未醻少者不敢飲猶燕禮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也然士相見禮及玉藻與燕禮異者恐侍飲於長者偶與燕禮同而與侍飲於君異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尊所以尊其惠之所自出故也賜爵者必面於尊所所以專惠於己受爵者必拜於尊所所以歸惠於上也

王氏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酒之際尤人情之所易縱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念何自而有哉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之謂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孔氏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穉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故不敢也

藍田呂氏曰辭遜之節行於賓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

敢視賓客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辭之也有一辭有再辭有三辭各稱其事也孟子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以是爲不恭故弗卻若夫義不當受雖尊者之賜亦辭如子思辭魯繆公之鼎肉孟子辭齊之兼金百鎰是也

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鄭氏曰懷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荏竹之器也寫者傳己器中而食之重汗辱君之器也勸侑曰御

孔氏曰君食竟以食殘餘物賜御者器可滌溉不畏汗則不須倒寫如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木朽之屬並可滌潔以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滌以還君若其餘不可溉之器如綢荏葦織竹爲筐笥不可溉滌不倒寫之則浸汙其器是壞尊者物也

藍田呂氏曰二者皆廣敬也果核當棄重君賜故懷之而不棄也御食侍食也如內則父没母存家子御食是也

永嘉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山陰陸氏曰變侍言御御以卑御尊侍侍之而已陳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御也非侍也

盧陵胡氏曰寫謂傾於別器

餕餘不祭父不祭妻

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

則祭盛之

孔氏曰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饌之餘皆云餕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熊氏曰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藍田呂氏曰餕者食餘之名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食祭之餘也父母在朝夕常食于婦佐餕食人之餘也皮弁以旦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莫食朝之餘也祭食者祭其所未嘗食者以示敬也餕者食之餘祭之則不敬故不祭也雖然所以不祭者唯父之於子夫之於妻而已若尊者則餕餘亦祭也如特牲饋食餕者祭舉祭俎是也于與妻有餕致於父與夫者蓋祭祀之餘也祭祀有子與妻尸之而已不與者故有餕以致之也齊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餕我也此妻之祭而夫食其餕也晉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子之祭而父食其餕也

嚴陵方氏曰餕則指其人餘則指其物

新安朱氏曰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薦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永嘉戴氏曰夫食必祭示有先也使餕餘而悉祭是以其餘爲祭也毋乃不虔乎父餕子餘夫餕妻餘尊卑之序紊矣意者餕餘不祭與父不祭于夫不祭妻義不相屬乎父

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鄭氏曰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為長者嫌偶坐盛饌不為己

孔氏曰御謂侍也侍者雖獲殽膳重而己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為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媲也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己往媲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為己設故不辭之一云偶二也若惟獨有己主人設饌己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己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己也

黃氏曰主人有尊客因召己媲偶雖有盛饌懼妨尊客己不敢辭退待尊者辭之可也故云偶坐不辭若從跡義之說食人之食而不為己有傷仁義而違禮教知不為己則寧如避席不食哉餘義

藍田呂氏曰御同於長者侍於長者也偶坐者因彼有賓也辭遜行之美者也辭其所當辭然後成其美也如不有其義不當其物則其美者適所以為病歟

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不辭之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也辭之亦非禮也子貢主伯高之喪孔子語之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弗拜也與此同義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鄭氏曰梜猶箸也

孔氏曰有菜謂鉶羹無菜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藍田呂氏曰事之細者猶各求其所宜則先王之謹於禮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教之如此可謂至矣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褻之庶人葛之

鄭氏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士不中裂橫斷去褻而已庶人不橫斷

孔氏曰絺細葛也華謂半破也爾雅曰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也綌麤葛也褻謂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此削瓜等級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

黃氏曰正義云此削瓜等級是公庭大會之時作疏之失大矣經云飲食有由則四靈爲畜謂天下飲食由從於禮上自天子鼎俎牲牢下及庶人無故不食珍之禮大化既至卵胎可俯而視麟鳳游于郊藪禮化大行天下之人咸恥欺乎闇室者也詎削瓜之禮而人不從哉

藍田呂氏曰削瓜有等亦以辨上下也自大夫以上皆削故曰爲天子爲國君爲大夫庶人葛之累之如裸裎之裸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禮以竭其忠孝之誠也如內饔之割烹外饔之刑膴辟雞宛脾炙毋珍捶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況瓜爲時新必薦寢廟也大夫以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士庶雖賤居在草野食瓜之際執刀褻葛而不敢忘於其君而借其華副之禮忠厚之化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瓜必用巾者所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巾必以絺綌者當暑以涼爲貴也

李氏曰先王制禮於人情之所欲者養之無不備故翦蜩

皆有官於人情之所不能免者治之無不盡故削瓜猶有制然後使後世無以加也

永嘉戴氏曰一瓜之微橫斷中裂何與於尊卑而聖人猶拳拳若此焉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爲大之必謹也削瓜者其嚴若此由是而推之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庶人不敢食侯食臣下其有作福作威而玉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爲容也不惰憂不在私好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不矧不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親疾人子之禮惰者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鄭云不在私好謂華好也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藍田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憂在乎心故言動不得如其故也冠者不櫛不暇禮也志不惰者其回也歟此言言不惰者蓋不在乎此而及於他言之惰也惰懈也懈則忘之矣父母有疾心未嘗忘乎疾故雖言也不在乎他顏子學於仲尼聽其言也唯恐失之亦不在乎他此所以皆言不惰也矧見齒也詈惡聲也笑怒之變至於如此亦忘乎其親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冠者別於童子冠則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則無冠矣無時而不櫛焉此所以止言冠者不櫛也以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故也言不惰則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者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爲

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故也御猶御馬之御遲速緩急唯御者之聽焉以其聲有遲速絃有緩急故琴瑟得以謂之御也詩曰琴瑟在御與此同意物有常味也食肉多品則爲變味人有常貌也飲酒過量則或至變貌長樂陳氏曰儀禮曰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至言皆齊之事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也聖人猶必爲之委曲以制禮者蓋以人情有過有不及焉約之以禮庶乎歸之於中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降居處也專猶單也

孔氏曰憂亦謂親有疾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也明憂不在接人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乃有苇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橫渠張氏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非謂不與賓客接也

藍田呂氏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爲特以專爲單既無所據而以側爲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特訓側也

盧陵胡氏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特也

王氏曰側席與儀禮所謂側殺側受醴之側同專席與郊特牲所謂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鄭氏曰水潦魚鼈不饒多也佛首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畜養也養則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

孔氏曰自此至如使之容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鄭云不饒多也或云水潦魚鼈常足不饒益其多策綏者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獻杖執末者末謂枉地頭也不淨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民虜謂征伐所獲右袂右邊袖也以左手操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互言耳粟稻粱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米可即食爲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契熟食葱菜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

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上故
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
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
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

藍田呂氏曰獻遺授受之節文其別有獻有遺有進有效
有執有授有問獻甲獻栗獻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不可手執則執一物以表其獻少儀云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無以前之則祖稾奉胄栗者穀之總名黍稷稻粱之屬未爲米者也古者以契爲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蓋予人栗者執左契以待之左契者無所事以待有所事此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取人栗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栗者所以執右契以表之也醬齊者主人親設客親徹食之主也熟食之與醬齊各有所宜所謂不得其醬不食杖與民虜二者可執而獻之故不以物表之也杖之末居地有塗汙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也

長樂陳氏曰水潦降不獻魚鼈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鳥者佛其首養鳥者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以至於田宅皆有所執則舉其要也

廬陵胡氏曰水涸魚鼈易得不必獻舊引春秋水潦方降云雨降非執胄胄在首先之民虜俘獲者馘取左而袂操右各制其強力書亦契券之類然古者田宅官制其籍本不屬民今得獻之者記此禮者或出漢儒

山陰陸氏曰佛首以翼佛之若今佛雞鶩矣

嚴陵方氏曰杖或以木或以竹有本有末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釋者謂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理或然也

新安朱氏曰右契契是合同底物以右爲上將獻於人必

執其右自取其左是自收其無用者所以老子云執左契

以涖天下

李氏曰先王之時所謂獻田宅者豈民將有徙者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

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授下承

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鄭氏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

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

弣把中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

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

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謂於堂

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

孔氏曰此敵體故稱遺也弓之為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

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鄉內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

向其下其弛之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

則角向其上弓形亦曲向下故鄭云皆欲令其下曲隤然

順也案槀人云春獻素秋獻成註云矢箙春作秋成矢箙

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素形朴也故士喪禮註云形法定

為素又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

人故此註云未定體則弛之也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

故謂為簫又謂為鞘鞘簫言相似執簫謂客覆右手執弓

下頭也弣謂弓把也授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

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

兩頭頹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知是執弓下頭者拄地不

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

則為尊俱是士則為卑若主人拜受所遺還辟猶逡巡也

客謙故逡巡遷延辟主人之拜不荅拜者執弓不得拜也
主人既敵故自受之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主人既還
在客左與客並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
捉弓下頭必知客主俱卻左手承弣右手覆簫者蓋主人
用右手承弣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謂前云由左恐人
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向
南而立乃後受弓故鄭云俱南面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
上則俱面南向明也若不於堂上當隨便亦俱向明也
藍田呂氏曰凡以物相饋下之於上曰獻上之於下曰賜
敵者曰遺遺人弓而不曰獻蓋敵者也張則弓之體來筋
外而角內故尚筋弛則弓之體往角外而筋內故尚角或
張或弛者弓體定則張之未定則弛之也右手執簫左手
承弣者受者便於執也少儀云弓則以左手屈韣執弣授

受之儀尊卑皆稍磬折故皆垂帨也由客之左吉事尚右
以尊賓也接下承弣敬受之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敵相
遺皆南鄉
橫渠張氏曰尊卑垂帨至地高下之節也尊卑者高下也尊
者謂賓主卑者謂賓主之侍者尊者磬折則卑者亦當然
新安朱氏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馬氏曰禮曰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言尊
卑垂帨而無上下之異者蓋賓主授受之禮非臣主之際
也佩之有帨者以自清潔也詩曰無感我帨今戒非禮之
污其清潔也
廬陵胡氏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敬還辟猶退却也
廣安游氏曰凡此皆自處不安而處人以安也大抵古之
爲禮者有勞焉有辱焉有惡焉有賤焉有不安焉爲禮者

親其勞而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惡而以貴者善者委之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安者與人惟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師友可以羣居可以行世此制禮之意也

金華邵氏曰獻甲冑獻民虜粟米熟食田宅其事若重於弓矣然數者皆不著其儀獨於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

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進凡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鄭氏曰左首尊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凡杖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也效猶呈見用右手便也犬齧謻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左首亦尊也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受珠玉以掬慎也掬手中也受弓劒以袂敬也弗揮爲其寶而脫也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

孔氏曰此進劒謂進授與人時也首劒拊環也少儀云刃卻刃授頴頴鐶也春秋傳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

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劒末杜註以劒鋒末授之以鋒爲末則鐶是首也少儀又云澤劒首鄭註澤弄也劒刃不容弄正是劒鐶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劒以首爲尊以尊處與主人也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向人鐏在尾而鈍向人爲敬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矛戟柄尾也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或云進凡者以彎外授人亦順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此是充

食之犬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狗犬通名分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爾雅云未成豪曰狗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並授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繢鄭謂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珠玉若受之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劒者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之以爲敬也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是矣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者以草包裹詩云白茅包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也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簞笥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者謂因問有物以遺之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爲君聘使受

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

藍田呂氏曰進者以物共尊者之用非獻也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劒也戈也矛戟也三者皆兵也進兵者後其刃敬也少儀曰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是也拂之者去塵以進之敬也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之儀羊馬豢畜之獸馴而易制故右牽之便也少儀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犬雖豢畜然吠非其主或有噬人之患故左牽而以右手制之如臣虜之比也少儀云犬則執緤執禽者左首謂贄也禽贄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飾羔鴈以繢者以繢飾其布也弓劒藉之以袂文也弓劒比於珠玉不慮其失墜故得盡其文也玉器宜謹故弗揮聘禮曰小聘曰問問者久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以講好也義如諸侯之相聘禮則殺之也詩云之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劒苞苴簞笥皆可以問人者也弓劒玩好也苞苴魚肉果實也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服書曰惟衣裳在笥是也所以使問者操是物以受命於尊者如使臣受命於君之容所以敬命也

山陰陸氏曰馬羊火畜也禮之屬也故右牽之濟以義也犬金畜也義之屬也故左牽之以仁濟焉義也示以仁禮也示以義禽若羔鴈之類左首向人焉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鄭氏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讀士相見禮之誤也

馬氏曰禮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相見以贄爲此也卿執羔大夫執鴈而飾之以繢者君子交接之禮以文爲貴蓋位彌尊而禮彌文也苞苴簞笥物之微者也操而遺人必習其威儀進退如使者之容以禮將之也故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古之人相厲以禮如此

金華應氏曰自獻魚鼈至於效犬執禽皆細別其獻物之官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於飲玉爵又略敘其飾物之文而重其禮也終則總之曰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蓋曰獻之時物雖未至於所遺之家而其操執有儀已若與之相爲揖遜周旋而無愧乎使者之容矣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鄭氏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君言至以下謂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以下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

孔氏曰此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受命謂受得君命爲聘使君言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或問其臣或問他人鄭註聘禮記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如春秋告糴乞師言田之類是也有言必有物將之故鄭引聘禮束帛證之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去又出拜送門外去既送

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若臣有故而遣使告君必朝服命使也命使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可互見矣使者從君處還則必下堂拜受君命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不言拜從上可知也藍田呂氏曰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受君命不宿於家不敢留也君言至則出拜使者反下堂而受命不敢不聽也二者皆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不宿於家以見御君之命而不遑啓處也周公言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與此同義上曰命蓋主於所使之人下曰言蓋主於所問之事

長樂陳氏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己故將軍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誓衆則忘其親援桴而鼓則忘其身然則爲君使者豈異是哉此聘禮所以言釋幣遂行此所以言不宿於家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況君言至乎孔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況使人於君所乎言朝服而命之則知拜辱拜送亦朝服也言拜辱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之也拜送於門外則拜辱亦門外也

吳郡范氏曰人君所以爲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曲禮敘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于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人也嚴君之命也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

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馬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必再拜而送之況於君所乎朝服而命下堂而受非敬使也敬君之義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敦厚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

孔氏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惡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長樂劉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者聞之博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識之強也博聞矣強識矣而猶未敢以爲能也於是自卑而尊人抑己以崇德日新力行而無厭怠斯其所以爲君子歟是以人人仰其學行竭乎恭敬以親之所以致其歡也而益加恐懼不敢盡人之歡焉人人慕其德義竭乎忱誠以奉之所以致其忠也而愈謙晦不敢竭人之忠焉此君子所以行日礪而德日新使往來者日增敬慕終而始之弗敢懈也是故全交之道日新德行以爲之本

長樂陳氏曰博聞強識知之者也知常患於不遜篤善行則行之者也行常患於怠知矣而能遜行矣而不怠然後謂之君子蓋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顏子好學而不伐善所謂博聞強識而遜者也三月不違仁所謂篤善行而不怠者也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故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至於不親禮人至於不答猶且自反而不責人則於其交也庸可責其歡忠

之盡乎詩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此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則學之然後行也故其序如此歡所以交於外忠所以交於內盡人之歡則人之所以施我之禮厚矣我或無以報之則人將有責於我而交之迹得無虧於外乎竭人之忠則人之所以感我之誠至矣我或無以應之則人將有怨於我而交之情得無虧於內乎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全則始終一焉若耳餘之有初實灌之凶終則虧矣

廣安游氏曰多能者常失於傲而自與爲善者常失於苟有得焉而止今也博聞強識而居之以讓敦善行而加之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盡歡竭忠詘疏說亦通古之制禮者於衣服飲食辭讓之際固有取於此然不止於此也其人於已所求歡以承命則其求宜有所止求而不止則歡有時而窮故其人之歡不可求之以盡也其人於已所望盡忠竭誠然所望當有所止苟望之而不止則忠有時而竭故其人之忠不可使至於竭也盡人之歡如虞公求玉於虞叔叔既獻之而又求其寶劒故虞叔遂伐虞公此盡人之歡也楚共王歸知罃而問何以報我知罃不應而楚子責以必報不穀是竭人之忠也如古注之說則不盡人之歡若陳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子夏是矣君子之與人交所以貴辭貴讓貴有節貴不迫于人貴不干掩人之私皆所以不盡歡不竭忠之意也詩曰攜無曰益牖民孔易言其求於民者當有所止而不可益求而無已記曰不大望于民傳曰舜不窮其民言其望于民者可小而不可大可使有餘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道槩如此不獨於禮爲然也

永嘉戴氏曰曲禮所載大率皆威儀文物也獨首章言敬中間論君子之爲人蓋敬者行禮之本也非謙卑者不能以行禮故博聞強識必繼之以遜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故篤善行必繼之以不怠此其所以爲隆禮之君子也臨川王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求人已深能全交者鮮矣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藍田呂氏曰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於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爵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於不能勉而難繼也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七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凡齊衰者不樂不弔

鄭氏曰孫爲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下下車也所以尊尸國君時或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也乘以凡尊者愼也齊者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也作記者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也曾子問云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謂無服內之孫則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天子必取孫列之爲卿大夫者謂諸侯入爲卿大夫者故云公尸諸侯亦然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及大夫

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異姓同姓但卜吉則可爲尸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則祭天亦有尸也爲君尸謂臣爲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於散齊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在廟門之外其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荅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於時立乘平常則馮較詩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式視馬尾是也尸至廟中禮伸則亢故荅拜凡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凡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橫渠張氏曰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於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爲尸而抱也祭所以有尸者蓋以示敬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是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又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臨川王氏曰於祭之有尸見君子所以事鬼神之盡也鄭註國君幼少有告者乃下之君必有告者不必幼也

新安朱氏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　又曰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闇明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故也

又曰古者男女各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有改之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峒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爲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

藍田呂氏曰求神必以其類外其堂也入其室也其形不可見也其聲不可聞也享孰饗薦而薦之莫知其來享也此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然獻酢拜跪禮無不荅猶賓之也父母而賓客之自殯于西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筮之求於神而不敢專也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筮尸也凡者尊者之所憑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之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

長樂劉氏曰孝子之祭於其親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精明之至必見其所以齊者是故敬其親之至也則欲見其形容愛其親之至也則欲饗之飲食形容不可得而見也飲食不可知其饗也是以取其昭穆之類者爲尸焉然後想其形容之肖似也知其飲食之必饗也孝子得以致其誠而盡其心矣

嚴陵方氏曰君子則指所祭之主也凡爲尸者不必皆幼

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且尸於所祭之主固爲孫行然於王祭之人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焉祭統言見父子之倫者意在乎此下謂在車則下之也必曰爲君尸者則知非爲君尸者有所不下矣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者學記所謂當其爲尸則弗臣是也馮式謂之式猶執杖謂之杖也致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哀樂二其心至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爲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爲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盡內志而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而已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爲尸者則有義矣

新安王氏曰特牲禮註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己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己孫爲尸非也特牲禮有尸士禮也少牢禮有尸大夫禮也祭統言君執圭瓚祼尸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鄭氏曰形謂骨見皆爲其廢喪事升降出入常若親存隧道也勝任也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五十始衰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之法毀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則同於吉得升阼階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

慈也滅性是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然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

藍田呂氏曰記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又曰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齊疏之服饘粥之食居倚廬寢苫枕塊所以致毀皆僅至於不死而已然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之居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不忍廢也士喪禮既啓柩遷于祖主人從升自西階既葬反哭入升自西

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雖天子諸侯在喪稱子亦此義也居喪之禮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爲之沐浴者有疾不可以致毀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飲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然有疾則飲酒食肉者毀不可滅性也二者皆以權制者也身者親枝也體親之愛則不可以過毀不勝喪而死雖志在慕親而至於滅性而絕後徇輕而忘重謂之不孝可也汎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慈也老者居喪與有疾者同蓋亦以權制者也蓋養老之政自五十始血氣既衰養道所以不可闕居喪有不能任故爲之節也致毀之食饘粥也不毀之食疏食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毀則食食而不食粥矣不毀則食不疏而有醯醬矣七十之制所變者衰

麻之服餘無變也

嚴陵方氏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曠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居門外之倚廬也

山陰陸氏曰五十不致毀四十雖不能毀猶當勉也

廣安游氏曰聖人之意以爲天下學者不能以徑至於善又從而教之使其喜怒哀樂皆中於節而於過不及者聖人交責焉今夫有憂者笑不可以至於矧怒不可以至於詈有喪者毀瘠不可至於形視聽不可至於衰齊者不可以樂不可以弔若此者皆所以教人喜怒哀樂之節也先王盛時道學修於中禮制行於外中和備於天地之間而無有過與不及之患嗚乎盛矣

慈湖楊氏曰小戴記首篇曲禮檀弓多言喪禮頗合孔子云所重民食喪祭之意喪祭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天性之發於文爲而先聖王因之而爲節制者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殯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爲予

孔氏曰此士禮謂生者成服杖數來日爲三日死者殯斂數死日爲三日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然惟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大夫以上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鄭引士喪禮以其未審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二者相推較是異日無所復疑也

藍田呂氏曰如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來日如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之故曰死與往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則生死皆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矣士位卑祿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後治生事故成服杖後於殯一日然以來日往日數之皆可以名三日也

山陰陸氏曰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賤於大夫非是然則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左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也曰士卑故主生者之月日言之不嫌也若大夫以卜言來日嫌於已蹙此言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既殯大夫之喪言三日之朝既殯士之朝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若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蹙

永嘉戴氏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來日數其情哀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可不悲夫

金華應氏曰喪家之時日一也在生者則爲來順數其未至之日也在死者則爲往逆計其已過之日也生者三日成服而啜粥三月卒哭而疏食朞祥而練冠則食菜果大祥而縞冠則食醬醴是月禫徙月樂既免喪不致則出身

以從仕而無適不可焉蓋復生有節初不以毀滅性也死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而虞祔暮而祥祭再暮而大祥又爲之忌以哀慕之蓋謹終追遠愈久而愈不忘也生者未艾雖孝思罔極而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無有一朝之患與之以來日者所以扶持保護而勉其爲無窮之計也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死者已往雖去之日遠而想像儀刑感念疇昔常有終身之憂與之以往日者所以痛悼追惜而傷其不可復反也故曰往而亡焉又曰亡則弗之忘矣一曰與許也猶期也生之日方來而未已故生則祝其來者爲未艾若曰萬有千歲眉壽毋有害是也死之日已往而難追故死則計其往之期者爲不可及若曰日月不居奄終祥練是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鄭氏曰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孔氏曰自此至其所欲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遣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生弔死傷其文自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畢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嚴陵方氏曰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僞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諂

馬氏曰子張死曾子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然則傷弔之禮所施固異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鄭氏曰皆謂傷恩也見人行人也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將不與也

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

橫渠張氏曰賜人者不曰來取亦是辭有枝葉也

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不問其所欲不問其所舍辭口惠而實不至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為人養廉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問之矣賜人者使之來取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廣安游氏曰君子忠信以為本禮義以文之無忠信之實而徒以辭色相與苟欺於人以賈其一時之悅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夫不輕求於人不輕以許人此一介不以取人不以與人蓋伊尹之徒苟以辭色與人者穿窬之盜一辭色之間君子小人之判如此學者所不可忽

嚴陵方氏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耳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舍客也館主人之事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

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壟冢也墓塋域登壟爲其不敬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臨喪宜有哀色故不笑禮以變爲敬故揖必違位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食或以樂非歎所也相謂送杵聲不相不巷歌所以助哀也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也臨喪執紼臨樂及介胄諸事其貌皆宜與事相配介甲也失色謂色厲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側一節雜記吉凶樂動威儀之事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助葬本非爲容正助事耳故宜執紼也心違其位謂已之位也於位見人則當

已位而向彼遙揖也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爲容哭日謂弔人日也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介胄則戎容蹙蹙使形勢高岸有不可犯之色以稱其服也是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此句并結前義故者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接人凡所施用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

藍田呂氏曰壟非所登也助葬執紼必有事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諸侯之禮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助葬者雖諸侯亦執紼也臨喪非笑所也望柩不歌如臨喪不笑也無服之喪至誠惻怛當與天下同之況鄰里乎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適墓不歌如望柩不歌也送喪不由徑不欲速也不辟塗潦不擇

地也哀在乎此則忘乎彼也執紼不笑猶臨喪不笑也當食不歎猶臨樂不歎也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顧所謂不失色於人也

講義曰臨喪不笑與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皆所以言哀樂喜愠之情不相雜也此言揖人必違其位孟子言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彼所言者朝廷之禮此所言者燕居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送喪不由徑者不取苟且之便也送葬不辟塗潦者不憚徒涉之勞也送喪則知生者送葬則知死者故所以送之必不能無輕重難易之異焉　又曰君子之顏色無所苟而已矣惟無所苟故臨喪而哀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不可犯其為色不同而莫不中禮莫不中禮斯不失色於人矣宜君子於此戒慎而不敢忽也

嚴陵方氏曰除喪而後祥故未祥之前通謂之有喪啓殯而後葬故未葬之前通謂之有殯於鄰言有喪春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春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容或相春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衆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衆者其情疎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別焉戒者謹之事謹者戒之心然而色之得失在己乃曰不失色於人何也蓋色則己與人相通故必以人為言焉

廬陵胡氏曰鄭云相送杵聲案孫卿書多言成相漢藝文志詩賦類有成相雜詞十一篇豈亦送杵聲乎又樂記云治亂以相鄭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亦名相因以名焉則又非送杵聲矣蘇氏云謳謠

名
山陰陸氏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至是惟孔子乃能如此
故曰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送喪有服者也送葬不必
有服
馬氏曰喪以執事爲禮故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傳
曰所樂而憂猶有憂而樂君子之憂樂各有所當故臨樂
不歎兵革以威克愛也以威克愛則服必稱情容必稱服
故戎容暨暨介冑有不可犯之色者以此也禮曰服其服
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
以君子之德德稱容容稱服則民望其容貌瞻其顏色而
心喻其德矣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慈湖楊氏曰送喪爲生者送葬爲死者禮送喪不由徑則
辟塗潦送葬不辟塗潦則不由徑可知不由徑謂從喪而

送不由徑道而會也不辟塗潦謂柩車涉塗潦送死者哀
情重不憚塗潦而從之無所避也
長樂陳氏曰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內
則色之得失見於外故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
紼不笑則憂之情可知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
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若士爲大夫
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
藍田呂氏曰下之敬重於式所敬皆降一等也
講義曰周官輿人言爲式爲較說者謂高三尺三寸爲式
高五尺五寸爲較馮較則言其常撫式則致其敬國君大
夫士其名位不同則禮亦有差等矣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禮不下庶人者爲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以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孔氏曰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暇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以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鄭謂不與賢者犯法與猶許也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然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亦有刑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鄭註是也被刑殘者不得令近君鄭引春秋公羊傳謂闇弒吳子餘祭證刑人在君側之失也

張氏曰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黃氏曰周禮小司徒之職民之器物比閭共置豈庶人之禮不備哉王者制民之產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雖天窮癈疾無告者自有閭黨使之相救相賙豈是民窮而皆無禮哉今詳之蓋上文言君臣同行各在車上展禮之節謂若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儻國君遇齊牛而撫式則臣下下之其猶人君式黃髮之類若老者爲致仕之人則大夫士下之可知矣若國君見黃髮庶人而撫式則大夫士所乘皆天子命車不必下之皆式之而已謂乘車之禮不爲庶人而下故曰禮不下庶人者也其文連續上文爲乘車之節則厥義明矣先儒誤認禮不下庶人與刑不上大夫辭句相對而廣爲敷引義無所歸 餘義

藍田呂氏曰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八議所不赦則刑于隱者周官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古者刑人皆遠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刖者使守圃髡者使守積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寇有議貴之辟宗伯不以象示民亦此意也然周官以禮俗馭其民則禮非不下庶人也要之以治貴者爲主有甸師氏則刑非不上大夫也要之以治賤者爲之主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者則士而已王制言禮樂造士則禮及乎士矣舜典言扑作教刑則刑加乎士矣

李氏曰庶人其財不足以備禮先王之政亦使之無廢而已故比使之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其財非出於一而易具故民得相資而亦無廢禮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訟罪德教使然也故周官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不躬坐獄王以致其恩故待之常略是以邦國之獄訟則以邦法斷之卿大夫之獄訟則以邦成弊之而已以致其義故馭之常詳是以於罪之重者或服法之輕故廢以馭其罪於罪之輕者或服法之重故誅以馭其過雖然成德而後爲大夫豈有至於此亦與中人爲制而已故先王之制刑至於百官而後見刑之備制禮至於萬民而後見禮之成故書

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於民言禮於百官言刑所以舉其法之備也

講義曰大夫之貴當厲其節不當待之以刑也然庶人豈不可行禮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刑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廣安游氏曰禮不下庶人古注詳矣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無燕禮則酬酢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爲容進退趨走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然非庶人舉無禮也特自士以上之禮所不及耳刑不上大夫者言不上及於大夫非大夫舉無刑也特不以庶人之刑加之耳且古者之制貴賤異於後世古者貴有常尊賤有常卑故禮刑所及皆有常所後世貴賤無常爲庶人者輒爲匹夫暮爲卿相者有之爲卿相者一終其身則其子孫降在皂隸者有之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可得而行矣假以宗廟言之世爲諸侯者常爲五廟常居諸侯之宮世爲大夫者常爲三廟常居大夫之宮及至後世父爲卿相而子孫爲匹夫則其宗廟宮室不可再傳三傳也朝爲匹夫而暮爲卿相則其禮前無所承而所謂宗廟宮室者其來無所自特以身祭而身居之不可常也天下之禮惟其常也則人知習之惟其習之也則其爲禮也有序其施行有漸故人安於其常而易於爲治若貴賤驟易則犯法施行其來無漸此後世貴人不能爲禮而子孫多至於犯刑者爲此故也

金華邵氏曰世俗之說曰禮不下庶人則庶人不足以行禮刑不上大夫則大夫有罪不可以加刑如此則棄衆人

於禮法之外爲大夫者可以率意妄行而無忌憚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與夫成湯之官刑周官之八議果何用也夫不下庶人猶曰不以庶人爲下而使之廢禮不上大夫猶曰大夫不以刑爲上而當待以禮義廉恥云耳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賈誼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勵其臣是也人君當與正人居則庶乎薰陶浸漬以成其德刑人過惡暴白容可近乎

長樂陳氏曰刑人不在君側禮也公家不畜刑人非禮也周禮掌戮墨劓宮則等非不畜也不近之而已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世衰禮廢而防患之道不謹此吳子餘祭所以見弒於闇齊莊公所以見間於賈舉也雍渠與載孔子適陳趙談參乘爰絲極諫者以此

禮記集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八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鄭氏曰兵車尚威武不崇敬武車亦兵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德車乘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武車皆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旌謂車上旗幡也尚威武故舒散旗幡垂綏然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

嚴陵方氏曰少儀又言武車不式者對言之則如此獨言之則如彼也夫兵車言武之器戎車言武之事革車言武之飾廣車言武之備其所以爲武車則一也路車言德之美齊車言德之和道車言德之辨游車言德之純其所以

爲德車則一也周官道車載旌斿車載旌此則武車德車並言旌者猶司常通謂之九旗也

藍田呂氏曰綏上車繩也御者升車正立執綏則垂曳於下也綏旌者其旒垂曳如車之綏也結旌者斂旒於杠發揚者武之事也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也故旌之收結象之

長樂陳氏曰武欲有爲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爲以藏用故結旌攻之於詩車攻曰悠悠旆旌出車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六月曰白旆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旆凡此言兵車之所建故皆曰旆以其綏旌故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茷茷載見曰龍旂陽陽閟宮曰龍旂承祀凡此言德車之所建故不曰旆以其結旌故也春秋傳曰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旆之是武車之旌以綏爲主也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而此謂之德車是朝祀賓封之車以德爲主故也　又曰武不可觀欲其隱也綏而蔽之所以藏不測之用文不可匿欲其昭也揭而示之所以顯可見之仁建大白於革路則受之以義建大麾於木路則服之以智王之飾是車則爲武於武車言綏旌以蔽之非神武而何建大常於玉路則格之以道建大旂於金路則接之以仁建大赤於象路則示之以禮王之飾是車則爲德於德車結旌以示人非顯德而何然則結旌綏旌取其隱顯之理而已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有屈伸之義當其伸也於人無所屈當其屈也於己有所不伸夫有美而見之泰也隱之謙也乘車而不式泰也式敬也君子於己德之美常隱常謙而於人也無往而不敬焉今夫德車結旌所以爲謙也

盛服而襲所以爲晦也君子之道有所自足於内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故其見人也常謙常敬常儉常遜有若無實若虚此禮樂之至文所從而生也此由於所當屈而以屈爲禮焉若夫用兵禦侮之事獨異於此衆車皆式兵車獨不式衆車皆結其旌兵車獨垂綏其旌服他服則皆有温然之容而介胄獨有不可犯之色常人以拜爲敬而介胄以不拜爲敬此由於所當伸而以伸爲禮也

李氏曰古者王有戎田之事則乘兵車而無所式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至於乘兵車非先王之所謂武也故於不式則曰兵車王有宗廟祭祀之事則乘德車而兵車綏旌以從示有威而不用有備而不行則聖人之所謂神武也故於綏旌則曰武車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氏曰史士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爲仕

孔氏曰自此至各司其局明君以軍行之禮史謂國史書録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舊事也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喧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以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云前茅

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鳥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鴟爲開口如鳴時於旌首而載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虎亦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欲使衆見以爲防也或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貔一名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

崔氏曰士必載盟會之詞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

藍田呂氏曰史國史掌爲辭命者也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也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師行號令非可以言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使衆易見者莫如旌旗師行之前必遠爲斥堠以備不虞故爲物色旌旗之上舉而示衆使爲之戒自青旌而下皆以物色之類表其事也木色青水之所生也故有水則以青旌象之

嚴陵方氏曰載謂建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周官言析羽爲旌此言青旌則以青雀之羽爲之也上言旌則下之鳴鳶飛鴻皆析羽爲之也車以人乘焉故曰乘焉以人騎焉故曰騎卑者之行以馬在前車在後車騎之行最爲有序士貴而卒賤師衆而旅寡上言士則舉貴以該賤下言師則舉衆以兼寡也

山陰陸氏曰青雀水鳥無所取之取諸己也青主水則知

水在前也言鳴鳶義在鳴也言飛鴻義在飛也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則軍之有騎尚矣

盧陵胡氏曰載猶載質之義士謂命士孔云司盟之士恐非水屬青者如青龍之類多矣不必水雀也載抗也所謂載旆旐並音戴非也春秋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虎擊猛獸軍旅之象故舉其皮於旌首舊云畫其皮恐非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

孔氏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宜殿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此雖陳法但不知如何爲之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朱雀是禽而云獸者通言耳招搖北斗第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一天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標案此搖光即招搖也在下云端者魁以上爲首標以下爲端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未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並作七

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鄭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則四物皆畫可知矣牧誓武王誓衆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鄭註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各有所司部分也

藍田呂氏曰青龍在左左東方也壽星大火析木之分主之白虎在右右西方也降婁大梁實沈之分主之朱鳥在前前南方也鶉首鶉火鶉尾之分主之玄武在後後北方也星紀玄枵娵訾之分主之以是四物畫之於旗立於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爲旂者象青龍也熊虎爲旗象白虎也鳥隼爲旟象朱雀也龜蛇爲旐象玄武也四方之旗九旗之遺象也置招搖於旗首以象斗之回旋旂之所指則伐之如天之怒也急迫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各司其局離局姦也

馬氏曰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象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也急繕其怒者王赫斯怒是也進退有度以一衆也書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荀子曰將死鼓御死轡士大夫死行列則可謂有局矣君子有不戰戰必勝凡以此也

朱氏曰龍者陽之中而能變者故能潛而能飛虎者陰之中而能化者故能伏而能躍鳥者陽之極故能飛而不能潛龜者陰之極故能伏而不能躍此所以名四方之宿也

招搖者冬夏寒暑以其所建而後成然非所以成寒暑冬夏者也有冬有夏其以日月之行乎軍旅者所以飾怒也故招搖在上以繕其怒而已王建日月之大常軍師所以爲疾徐進退之節而武功所由成也先王爲天吏致天討故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以應乎天然其得天下也以民故又以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以順乎人聖人之兵應乎天順乎人而已矣

盧陵胡氏曰先儒以招搖爲北斗星以指四方使軍陳不差此緯書不經也經意蓋謂主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揮耳繕完也春秋傳云征繕又鄢陵戰云繕甲兵急繕其怒謂完師以出不喪其威鄭以繕爲勁恐非

山陰陸氏曰行讀如字王行前朱雀旗是也後玄武旐是也左青龍旂是也右白虎旗是也招搖在上大常是也居中以名四方招搖在斗柄端急繕急之繕之夫怒所以威衆急或易竭無以繕之後將不繼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必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常執殺之備交遊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復讎之法天在上故曰戴言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是矣而謂人云父之讎

辟諸海外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
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
能也兄弟謂親兄弟也不反兵者帶兵自隨也見即殺之
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弗與共國而此云
兄弟不反兵者蓋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則不同
乎國而已而亦不反兵者則以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辟
諸千里之外者亦謂會遇赦之法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
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之讎異矣朋友亦報讎
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
藍田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通刑也殺之而義則殺之
者無罪故令勿讎讎之則死調人之職是也殺之而不義
則殺之者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
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之間考其所

以得復者必其讎人之勢甚盛緩之則不能及故遏之則
殺之不暇告於有司也亦有法之所已赦或罪不麗於法
有司莫得而辟者仁人孝子不得已而行王法亦不得不
從而許也然調人猶和之而使辟弗辟然後執之不失法
之信且伸仁人孝子之義父之讎報之之意誓不與讎同
生死所以弗共戴天也寢苫不仕以喪禮自處也手不捨
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市朝不避故不反兵而鬬也居
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仕而不共國則猶可以仕也銜君
命而使雖遇之弗鬬猶有所避也所與居父讎同者不反
兵而已居從父兄弟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爲魁主人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爲
戎首也復讎輕重之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讎
若以義推之則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

眡從父兄弟而已王者大夫之臣稱其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遊之讎蓋友也言交遊而不言從父兄弟亦互文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復讎之法特施於不辟者而已世亂吏污而先王之法不行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由是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兵戈相尋莫之或息則其所復豈特不辟者而已哉嚴陵方氏曰周官調人之法則使之辟而不得讎經之所言則使之辟而不容辟使之辟而不得讎者上之法使之讎而不容辟者下之情周官所主者法經所主者情既不可廢法以徇情又不可忘情而徇法處之者欲適中而已馬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爲讎則一而所

以報之者不同或弗與共戴天將死之而恥與之同生也或不反兵將執殺之而爲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使後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非曲禮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公羊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氏云魯莊與齊會是不復百世之讎也案春秋書莊公事皆深責其同讎狥娶讎女何不譏乎又夾谷之會書至以卻之豈許其不復讎也但百世之說太迂耳

講義曰所謂復讎者以其冤而已非冤則不當復也且復讎乃人之情而非有司之法昔之議者曰子復父讎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著其文於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

心許復讎則傷有司之法專殺無以止其端矣此至論也

若公羊言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則以臣而讎其君可以爲訓乎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天下也求以禁天下之暴亂而使之相安於斯世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使天下而有暴亂之人則以公法治之苟限於公法則以私義制之聖人之治天下常有自視歉然不及之心而爲廣求所以濟其不及之道不以爲制之在己而皆得也以爲制之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夫是以暴亂者無所逃其罪而人安其生此三代治天下之通道也夫所謂讎皆王法之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爲之法曰某讎也是其子弗與共戴天者也某讎也是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反兵者也某讎也是其交遊之所不同國者也反兵謂反

家取兵不反兵者謂志在復讎須臾不忘常執兵自隨以爲備也三讎者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弟交遊皆得報而殺之弗戴天者辟諸海外若在海內則是讎不吾辟爲同戴天人子得殺之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讎不吾辟而在千里之內則得殺之凡此皆聖人所許也夫不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得殺之交遊之讎不吾辟而與吾同國則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遊矣一說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師友則是從父兄弟師友交遊皆不同國也傳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倫者以君臣父子朋友言也聖人之意以爲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古者於五典之中而爲之朋

友非苟然也自秦以來謂生殺不可假諸他人而私讎皆不許復其弊起於秦漢之際遊俠之士睚眦殺人椎剽成俗時君世主不堪其暴於是一切禁止而不爲之區別公法不明於上私義不伸於下強凌弱衆暴寡孝子順弟賢人義士熟視而無如之何蓋自秦漢以來下之私相殘殺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人矣自漢以來子報讎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於是起焉子昂之議報父讎者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固已闢之然初無一定之說韓愈之言曰子報父母讎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自漢至唐惟愈此說粗爲得之然愈疎於經學亦不能明先王之教然復讎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爲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上焉者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

得以參乎其間此古所以能使人復讎者此其一也次焉者以天下爲家自天子諸侯之國皆爲比閭族黨之制以域其民吏與民相親如其家人則其比閭族黨之間德怨美惡交相知之而明於其讎民不轉而之他則無越國而殺人者殺人而不知其主名與雖知其主名而不知其積怨之所自則雖有實怨而不知有初無怨而假怨以殺人亦不可得而報今也民得轉而之他則其復讎之際其故焉可得而考若此者古之所以復讎者亦其一也下焉者人倫之義不明而所謂交遊者比於途之人使後世如古焉復交遊之讎則是途之人妄相殺也而可乎夫交遊不得報而兄弟之報因以輕兄弟之報輕而子之報因以不行人之情勢積靡使然此後世所以不如古而古之所以許人復讎者亦其一也此三者古可以許人復讎而後世

不可之故今欲依古之道許人復讎則爲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人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嗟夫後世所以不能復古其弊豈可縷數哉

新定顧氏曰二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四海至廣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沿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鬬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與共戴天也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俾與我共戴天也然又看輕重如何讎亦非一端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爲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爲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吝問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鄭氏曰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

孔氏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尸祿素餐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歸故爲卿大夫之恥辱地采地士邑宰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地廣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

藍田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

國矣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矣謀人之國國危則任其責任人之事事不治則任其責

馬氏曰先王之時賢者使之出長而國之謀議繫焉能者使之入治而民之事功繫焉卿大夫之辱以國之謀議繫焉馬不能折衝禦侮故也士之辱以民之事功繫焉不能使之樂事勸功故也昔衛發在衛社稷不辱季梁在隨楚兵不加子罕在宋晉覘知其不可伐莊子在卞齊人忌而不敢過蓋賢者之在人國也有智以先人而鄰國之兵不能至有仁以感人而鄰國之兵不忍至有勇以服人而鄰國之兵不敢至如此則四郊豈其多壘乎郎之戰公叔禺人曰君子不能爲謀也士不能死也則四郊多壘亦士之辱也蕩掩爲政於楚畫土田井衍沃子產爲政於鄭民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闢之則地荒不治亦卿大夫之辱也記所言特其所主者而已言亦士之辱則卿大夫之辱可知長樂陳氏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則四郊多壘雖士亦辱也特言卿大夫之辱者以責重者爲言故也不言國君之辱者蓋主危臣辱主辱臣死言國君之辱則臣之罪不特辱而已

山陰陸氏曰功今如此愧於食功治功曰力今如此愧於食力士食力者也

永嘉戴氏曰謀人之國而四鄰謀動其國家則亦焉用是卿大夫爲也受人民之寄而地荒民散自鄉遂之吏皆有責焉天下之患莫大於任人責者偃然自大晏然自如國有禍患而恬然不以爲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爲卿大夫者皆自知其辱必求去是辱也不能一朝居矣

李氏曰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

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故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至幽王之時則西戎東夷交侵師旅並起故大夫閔時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然則四郊多壘士不可以慮乎曰師所以毒民也惟士不可爲也然地廣大荒而不治者卿大夫不可以不憂故曰亦士之辱推而言之則陰陽之不變天工之不亮其公孤之辱歟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惰爲無神也祭服祭器龜筴并牲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祭於公助祭於君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須敬鬼神饗德怠惰則神不歆也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爲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若不焚埋人或用之是褻慢也祭於公謂士助君祭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曰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新安朱氏曰註云無神謂神不在也

馬氏曰事鬼神者以敬爲主故臨祭不惰敬之存於心也焚之埋之敬之見於物也孔子於齊則愼周之諸侯在廟則肅肅則臨祭不惰可知矣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則焚之埋之可知矣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鄭康成謂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俎惟賓俎有司徹歸之夫衆賓已祭於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夫出祭於公其自徹可知矣大夫士祭於公自徹其俎則大夫祭於大夫不必自徹也孔子之於魯膰肉不至蓋於是時

自徹之禮廢矣

講義曰事神以敬爲主故臨祭欲無惰容語曰祭如在記曰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祭於公祭已則自徹其俎蓋不以勤君之執事而忘盡臣職也

橫渠張氏曰祭器祭服以其常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焚埋之理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有所以毀之文惟杖則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以不焚埋毀喪服者必於除日其毀也散諸貧者或於守墓者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於家人所不悅故不如散之若焚埋之乃似惡喪服

藍田呂氏曰祭服以事鬼神人之所御也牲器龜筴鬼神之物非人之所用也人之所御則焚之焚之陽也鬼神之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君祭而臣與執事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

長樂劉氏曰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明者也不焚不埋則移於他用不已瀆於神明哉

山陰陸氏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蓋俎大夫亦自徹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據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蓋曰賓館

則主人之辭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雨與禹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皆爲其難辟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也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詩

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孔氏曰自此至問諱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且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其名也鄭註嫌名引雨與禹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則不諱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若幼少不及識父母故不諱祖父母也

庾氏曰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故不殊故幼無父而失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

馬氏曰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思事於此始也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晳而不稱昔者楊裘之類是也

長樂劉氏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爲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藍田呂氏曰父之所諱子亦諱之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之言則子之所當從者也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矣故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

之言焉故不諱王父母
橫渠張氏曰言不遠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禮
雖合諸人情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于廟曰
舍故而諱新如此則此說又不用也又如先君以獻武諱
二山則是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盡信書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廟中不
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
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鄭氏曰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
之所則辟君諱也詩書臨文不諱爲其失事正廟中謂有
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亦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臣
於夫人之家恩遠則不諱質猶對也婦親遠於宮中言則
辟之問禁問俗問諱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
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
孔氏曰人於大夫之所止得辟公家之諱不得辟大夫之
諱所以尊君諱也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承
上君所無私諱故略之廟中謂祝嘏辭說有事於禰則諱
祖已上夫人君之妻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言語不
爲諱也婦諱謂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耳門謂婦宮
門若於宮外則不諱故臣對君前則不諱也竟界首也禁
謂國中政教所忌國如今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也主人
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爲辟之也
何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案論
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則誦禮則不誦臨文行事
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
田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

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

熊氏曰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

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爲之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

藍田呂氏曰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廟中下則諱上其義同也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所謂私諱大夫之私諱也不辟之嫌於君君所無私諱者謂已之私諱也有所尊也不得伸私恩也教學必以詩書有所諱則學者終有惑也文字所以示於衆有所諱則失事之實必有害也夫人之諱與婦諱不出門同大功小功不諱者恩輕也禁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也俗謂其國之禮俗有與他國不同者也問諱實爲主人諱也私諱不出門門之內雖實亦得諱之所以敬主人也

盧陵胡氏曰君所無私諱樂鍼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也詩書不諱誦詩讀書時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舊云禮文恐非故玉藻云教學臨文不諱大功小功不諱記禮叢脞其說不一問俗知風俗好尚問諱敬地主

嚴陵方氏曰公所無私諱則私之尊不伸於公故也私所有公諱則公之尊無往而不伸故也范獻子聘於魯而不知先君之諱則入門可以不問其諱乎

講義曰凡言於大夫之所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士於君所言大夫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與私諱然則大夫之名亦固有衆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也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

諱者皆在其中矣

馬氏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己爲祖者也雜記言王父母則於父爲祖者也於父爲祖則於己爲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爲世父叔父姑則於己爲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爲姊妹則於己爲姑而其服則朞與大功凡此以父爲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李氏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詩云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而曰邦其永昌是也

臨川王氏曰邑國皆有竟竟內各有禁俗繫於國國殊則有異俗國非特城中而已也